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七十七集

赵五娘

荆釵記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七十七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七十七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营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 5/16・插頁：2・字数：95,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統一書号：10071·444　定价：（7）0.39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传統剧目，得到保存、传播、继承和发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极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淸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继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将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长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传，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动。

京剧传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传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发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专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赵五娘

提　　要

蔡邕为父所迫，别家赴試，留妻赵五娘养贍双亲；嗣中状元，牛丞相强招贅为婿。蔡乡荒歉，五娘乞求賑米奉公婆，已則暗食糠粃，蔡母疑其有私，大鬧；事白，蔡母羞愧，爭食糠而噎死。蔡父繼亦病故。

邻人张广才助五娘葬亲修坟，并贈琵琶，令其上京寻夫。五娘至京，假扮女尼，深入相府見牛氏，备述前情。牛氏賢，使五娘以所画公婆眞容題詩示蔡，夫妻得团圓。

蔡邕請旨归祭，适张广才代为扫墓，严責不孝，経五娘講情，张怒始释。圣旨复下，滿門荣封。

第　一　場

〔蔡邕上〕

蔡　邕　(引)十載灯火，論高才，休夸班馬。(坐介)

(詩)宋玉多才未足称，

子云識字浪传名；

奎光已透三千丈，

风力行看九万程。

小生、蔡邕，字表伯喈。抱経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壯而行，虽望青云万里；入则孝，出则悌，怎离白髮双亲？幸喜新娶妻房，乃陈留郡人赵氏五娘，仪容俊雅，休夸桃李之姿；德性幽閑，可寄蘋蘩之托。正是夫妻和順，父母康宁。詩云：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今喜双亲既寿而康，对此春光，就花下斟酒，与双亲称寿，岂不是好？昨已吩咐娘子安排，待我請出爹娘。有請爹娘！

〔蔡父、蔡母、赵五娘上〕

蔡　父　春至芳草青，

蔡　母　人老髮星星；

赵五娘　今朝春酒熟，

花开似錦紅。

蔡　邕　参見爹娘！

蔡　父
蔡　母　罢了。

赵五娘　相公！

蔡　邕　娘子少礼。

蔡　父
蔡　母　儿呀，請我二老出堂，敢是与我們祝寿么？

蔡　邕　正是。

蔡　父
蔡　母　生受我儿了。

蔡　邕　娘子，看酒！

赵五娘　是。

〔赵五娘斟酒，与蔡邕同拜介〕

蔡　邕　爹娘請！

蔡　父　媽媽請！

蔡　母　老老請！你們也同飲一杯！

蔡　邕
赵五娘　儿等奉陪。

〔牌子，众飲酒介〕

〔张广才、書吏上〕

张广才　乡邻应相依，有事必报知。

蔡　邕　张大公来了。

蔡　父
蔡　母　大公請来上坐！

张广才　这是本县的書吏先生，大家見过。

蔡　父
蔡　母
蔡　邕　書吏先生，請坐！

書　吏　有坐。

张广才　哎呀呀，今日敢是老哥、老嫂寿誕之期么？未备寿礼，我先拜寿，寿礼改日再补。（拜介）

蔡　父
蔡　母
蔡　邕　不敢当！不敢当！（回拜介）請来上坐！

张广才　如此叨扰了！

众　　　請！（飲酒介）

张广才　啊老哥、老嫂，此位是本县書吏。今乃大比之年，他已将令郎名字开去，即日就要赴考，命令郎收拾行装，速去为是呀。

蔡　父　此乃是正事。又承大哥美意，敢不从命。

蔡　邕　且慢！大公言得虽是；怎奈晚生家业凋零，父母年迈，不能远游，我下科再去吧。

蔡　母　是啊！我二老年迈，只此一子，又无七子八婿，何能远离呀？

张广才　今乃大比之年，若是不去赴考，又要等上三年，豈不耽誤了青春？不可錯过！

蔡　父　啊媽媽，你說无有七子八婿，难道赴考之人，他們家里都有七子八婿不成么？

张广才　着哇！

書　吏　啊蔡先生，今科名字业已开送上去，大料今已到京。如你不去，何人担得起这謊报呢？

蔡　邕　不是啫，父母年迈，无人侍奉，何能远出？有道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张广才　哈哈哈……伯喈，你此番赴考，也是正理，何謂无方呢？

蔡　父　哎呀大公啊，他不肯前去，我倒明白了，莫非是貪恋新娶的妻子？

赵五娘　啊公婆、大公，待媳妇上前劝他一劝。

蔡　邕　冤哉呀冤哉！

张广才　好好好，好个賢德的五娘！

赵五娘　啊相公，你只管放心前去，不要以家事为念。公婆

在堂，自有妾身尽孝。还是求名为上。倘若此去高中，豈不荣宗耀祖？望相公思之！

書　吏　着哇！难道男子还不如女子么？

蔡　邕　哎呀呀！

蔡　母　啊！你們这些人到我家中，勒逼我儿出外，我二老依靠何人呢？

张广才　不妨事。若是为此，倒是小事。伯喈去后，你家若有什么欠缺，老汉自当送到。

蔡　父　哎呀儿呀，大公有此美意，还不快快謝过，你收拾收拾进京去吧。

蔡　邕　多謝大公！凡事仗托，回时再謝。

张广才　多年乡邻，何出此言。快快收拾行装，我們在村外候送。

蔡　邕　这就不敢。

张广才　告辞了。正是：急办行装赴試闈，

書　吏　十年身到凤凰池。

〔张广才、書吏下〕

蔡　父　儿呀，收拾收拾，准备啓行。（下）

蔡　母　（咬牙恨介，学蔡父介）收拾收拾，准备啓行！（下）

〔蔡邕、赵五娘对哭介，同下〕

第　二　場

〔张广才上〕

张广才　功名志为高，恐誤这年少。

老汉、张广才。只因今乃大比之年，奉劝伯喈进京赴考，今日荣行，在此候等相送。远远望見蔡家父子来也。

〔蔡父、蔡母、蔡邕、赵五娘上〕

蔡　父　啊大公早来了？

张广才　早已在此相候。

蔡　邕　啊大公，晚生此去，家中并无亲人，父母年老，只有娘子，又是女流。凡事仰賴相助。倘有欠缺，尚望接济。（跪介）

张广才　哎呀呀，老汉既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請放心前去吧。

蔡　邕　多謝大公！晚生若有寸进，决不忘恩。

蔡　父　儿呀，大公长者，既蒙金諾，必不食言。你就放心去吧！

蔡　邕　儿就此拜别了！

（唱）爹娘休得心意悬，

　　儿去今年便回还。

蔡　父　（唱）我儿不要心挂牵，

蔡　母　（唱）为母盼儿早回还。

张广才　（唱）举家分别如断綫，

　　你儿必能中状元。

　　快展愁容回家轉，

〔张广才扶蔡父、蔡母下〕

赵五娘
蔡　邕　（哭介）喂呀！

赵五娘　（唱）无限悲語对誰言？

哎呀夫啊，你我夫妻完婚不过两月，就这样活活地分离！父母在堂，三場考毕，你要急速回家，且莫留恋他乡啊！（哭介）

蔡　邕　妻呀，休怪为夫心狠，此乃被事所逼。父母在堂，

望你代我尽孝。为夫若有寸进，即刻还家，豈肯留恋他乡！

赵五娘　此番前去，但願高中。为妻有几句言語，以表肺腑。

蔡　邕　請道其詳！

赵五娘　夫啊！

(唱)夫妻分别泪双流，

　　郎上孤舟妾倚楼。

　　片帆漸远皆回首，

　　一种相思两处愁。

蔡　邕　为夫也有几句言語奉告，賢妻听了！

赵五娘　請講！

蔡　邕　妻呀！

(唱)万里关山万里愁，

　　一般心事一般忧。

　　桑榆暮景难看守，

　　客館风光怎久留！

赵五娘
蔡　邕　(对哭介)喂呀！

蔡　邕　(唱)論綱常父母在不可远游，

　　全仗着賢德妻甘旨代酬。

赵五娘　夫啊！

(唱)为功名顧不得高堂叩首，

　　但願得跃龙門独占鰲头。

蔡　邕　(唱)承娘子贈吉言施礼拜受，

赵五娘　(唱)論才华你定可名揚九州。

蔡　邕　(唱)苦透了賢德妻孤灯独守，

赵五娘　(唱)此一去要保重且莫久留。

蔡　邕
赵五娘　(唱)夫妻們只哭得难以分手，

蔡　邕　唉！

(唱)别娇妻奔阳关珠泪双流。

五娘！賢妻！唉，妻呀！(哭下)

赵五娘　伯喈！我夫！啊啊啊……我的夫哇！

(唱)夫君去血泪流衣袖湿透，

这也是紅顏女前世少修。

有千言和万語对誰出口，

泪汪汪見公婆不敢忧愁。(下)

第　三　場

〔牛旭东上〕

牛旭东　(引)凤凰池上归环珮，衮袖御香犹在闌。

〔院子暗上〕

牛旭东　(詩)位高极品压群臣，

富堪敌国盖世人；

爵祿显荣誰不敬，

天子之下数我尊。

老夫、牛旭东。汉室为臣，官拜首相。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年已及笄，尚未婚配。今見新科状元蔡伯喈，才貌双全。我有心将女儿許配与他，不免将夫人請出，闔家商議。来！

院　子　有。

牛旭东　有請夫人、小姐出堂！

院　子　請夫人、小姐出堂。

〔丫鬟、牛夫人、牛桂英上〕

牛夫人　夫为首相妻受荣，

牛桂英　幽閣深沉知三从。

牛夫人　相爷！

牛旭东　夫人！

牛桂英　爹爹万福！

牛旭东　罢了。

牛夫人　相爷呼唤，有何事議？

牛旭东　啊夫人，你我夫妻年过半百，只有此女，尙未婚配。今見新科状元蔡伯喈，才貌双全，我有心将女儿許配与他，特請夫人商議。

〔牛桂英羞介，下〕

牛夫人　旣是相爷做主，何須問妾，遣媒說合就是。

牛旭东　旣然如此，夫人請至后面。下官要上朝去了。

牛夫人　是。（下）

牛旭东　来，吩咐人役們走上！

院　子　人役們走上！

〔四龙套上〕

牛旭东　打道上朝！

四龙套　啊！

〔牛旭东上轎介，牌子，一翻，两翻，牛旭东下轎，四龙套，院子下〕

〔四朝官上〕

四朝官　啊太师上朝来了？

牛旭东　啊众位大人来得甚早。看香烟繚繞，圣駕临朝，你我分班伺候！

四朝官　請！

〔四太监、大太监引汉文帝上〕

汉文帝　（引）堯天舜日，今又是，一派风云。

牛旭东
四朝官　臣等見駕，吾皇万岁！

汉文帝　众卿平身。

牛旭东
四朝官　万万岁！

汉文帝　（詩）四方平静国泰安，

民丰物阜乐安然；

君正臣賢太平日，

四海升平福泽綿。

孤、大汉天子文帝在位。登基以来，万民乐业，頗为安泰。今大比之年，选定三甲，頗遂朕意。众卿，有本早奏！

朝官甲　启奏万岁：三鼎甲冠带游街，三日已满，在午門候旨。

汉文帝　传孤口詔，三鼎甲上殿！

大太监　万岁有旨：新科状元、榜眼、探花上殿哪！

蔡　邕
榜　眼
探　花　（內）領旨！（上）

蔡　邕　鰲头独占中首魁，

榜　眼　平步青云一声雷；

探　花　昨日跨馬春风里，

蔡　邕
榜　眼
探　花　游尽皇都得意归。

臣等見駕，吾皇万岁！

汉文帝　平身。

蔡　邕
榜　眼　万万岁！
探　花

汉文帝　連日辛苦，暂且回府休息，容日光祿寺大摆御宴，再与卿等賀喜。下殿去吧！

蔡　邕
榜　眼　謝主隆恩！
探　花

〔蔡邕、榜眼、探花下〕

牛旭东　启奏万岁：老臣有一小女，年已及笄，尚未配婚。臣观新科状元才貌双全，有心将小女匹配与他，求万岁做主。

汉文帝　旣然如此，卿家遣媒說合，他若不允，奏与朕知。退班！

牛旭东　謝万岁！

〔四太监、大太监、汉文帝下〕

四朝官　太师請！

牛旭东　各位大人請！

〔四朝官下。四龙套、院子上〕

牛旭东　打道回府！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　四　場

〔丫鬟引牛夫人上〕

牛夫人　夫妇半百一女伴，位高爵显也徒然。

牛旭东　（內）回府！

〔牌子。四龙套、院子、牛旭东上，进門介。四龙套下〕

牛夫人　相爷！

牛旭东　夫人請坐！

牛夫人　相爷，今日朝房，可有什么国事无有？

牛旭东　倒无有什么国事。新科状元游街夸官已毕，上殿謝恩，我在金殿之上，启奏一本，求万岁做主，将女儿婚配与他。万岁准奏，命老夫遣媒說合，他若不允，有万岁做主。

牛夫人　如此，就該遣媒去說。

牛旭东　来，将官媒喚来！

院　子　遵命！（下）

牛旭东　啊夫人，新科状元若是应允，不但是女儿的造化，你我暮年也就有靠了。

牛夫人　相爷放心，你我这般門戶，恐怕他还求之不得呢。

院　子　（內）媽媽随我来！

〔院子、媒婆上〕

媒　婆　（念）媒婆媒婆，

两足奔波；

婚姻成就，

全仗說合。

参見相爷、夫人！媒婆叩头！

〔院子暗下〕

牛旭东　罢了。

媒　婆　相爷呼喚，有何吩咐？

牛旭东　万岁旨意，命你去往蔡状元府內与小姐提亲，亲事說成，重重有賞。

媒　婆　遵命！（下）

牛旭东　啊夫人，你我等候回音便了。正是：但願成佳偶，

牛夫人　淑女配才郎。

〔同下〕

第　五　場

〔蔡院子、蔡邕上〕

蔡　邕　轉瞬光阴日几多，不知椿萱待如何？

小生、蔡伯喈。蒙圣恩欽点头名状元，不得即归乡里。父母在堂，无人侍奉，豈可久留他乡？欲待上表請归，不知圣意如何。正是：好似口吞針和綫，刺人腸肚系人心。

〔媒婆上〕

媒　婆　世上月老无人見，原是媒婆紅綫牵。

門上哪位在？

蔡院子　什么人？

媒　婆　状元老爷在府里嗎？

蔡院子　現在府內。

媒　婆　煩劳大叔通禀，就說我官媒求見。

蔡院子　候着。(进門介)启禀老爷：官媒求見。

蔡　邕　叫她进来！

蔡院子　状元老爷喚你，随我进来！

〔蔡院子引媒婆进門介〕

媒　婆　状元老爷在上，我媒婆叩头！

蔡　邕　到此何事？

媒　婆　状元老爷，您大喜啦！

蔡　邕　喜从何来？

媒　婆　牛太师奉万岁旨意，招状元老爷为婿，特命我媒婆前来提亲。

蔡　邕　这个！我家已有妻室，况父母在堂，豈能在相府招贅？請你代言，多謝太师美意，就說我实难从命。

媒　婆　哎喲！太师既爱您才貌双全，小姐又是个絕色的女子，你們要是成了亲，眞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状元老爷，您就答应了吧！

蔡　邕　休得多言，快快回去吧。

媒　婆　状元老爷，我家太师乃是当朝首相；况且这門亲事又是当今万岁的旨意，恐怕您不能违抗吧？

蔡　邕　若是如此，就說我不願为官，明日上朝，辞归故里，你快快出府去吧。(下)

蔡院子　請出去吧！(下)

媒　婆　啊！把我轟出来啦。哼！我稟明了相爷，管叫你吃罪不起。待我回去。(圓場)来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　子　是哪个？(出門介)原来是媒婆回来了。

媒　婆　回来啦。快請相爷！

院　子　候着。有請相爷！

〔牛旭东上〕

牛旭东　差了冰人去說合，为女朝暮費心多。
何事？

院　子　媒婆回来了。

牛旭东　哦，媒婆回来了，叫她进来。

院　子　是。相爷喚你！

媒　婆　是啦。叩見相爷！

〔院子下〕

牛旭东　罢了。提亲之事，怎么样了？

媒　婆　太师爷，再不要提起，状元老爷好不識抬举啦，是他言道，家有父母在堂，又有妻室，不能从命。

牛旭东　啊！你就該說是万岁的旨意！

媒　婆　哎喲！不提万岁旨意，还则罢了；提起万岁的旨意，他都要辞官回家啦。

牛旭东　这是他講的么？

媒　婆　正是。

牛旭东　下面歇息去吧！

媒　婆　多謝太师。（下）

牛旭东　哎呀呀，他果然不允。有了，待我明日早朝，奏明圣上便了！（下）

第　六　場

〔四太监、大太监引汉文帝上〕

汉文帝　（唱）朝鼓咚咚把王催，
文站东来武列西。
金瓜武士排成队，
香烟縹緲似云随。
群臣匍匐呼万岁，
同祝孤王寿齐眉。
撩袍端带登宝位，
万里山河揚德威。

〔牛旭东上〕

牛旭东　（唱）玉石阶前喜气堆，
参君不敢抬双眉。
宰相可算极品位，
蒙君恩寵抖雄威。

老夫今年五十岁，

只有一女来相陪。

心想状元来招贅，

誰知他推托要回归。

忙将此事奏万岁，

叩求隆恩来做媒。

量他不能再推諉，

君王旨意誰敢违？

上得金殿忙下跪，

臣女不能再配誰。

臣、牛旭东見駕，吾皇万岁！

汉文帝　平身。

牛旭东　万万岁！

汉文帝　卿家，可曾将新科状元招贅？

牛旭东　新科状元不允，乞万岁做主！

汉文帝　他为何不允？替孤传旨，蔡邕上殿！

牛旭东　領旨！万岁有旨：蔡邕上殿！

蔡　邕　（內）領旨！（上）

父母在堂心挂牵，不願为官在朝班。

臣、蔡邕見駕，吾皇万岁！

汉文帝　平身。

蔡　邕　万万岁！

汉文帝　手捧何物？

蔡　邕　辞朝表本。

汉文帝　呈上来！

蔡　邕　請我主御覽。

汉文帝　嗯，原来为父母在堂，辞归奉亲。卿家可知：尽

忠难以尽孝？封卿为議郎之职，赐婚牛桂英，在朝为官，不得擅离朝堂。退班！

〔四太监、汉文帝下〕

蔡　邕　哎呀呀！（哭介）

大太监　啞！状元公，这不是你哭的地方！

牛旭东　啊公公息怒。状元公，請下殿歇息去吧。

〔大太监下〕

蔡　邕　哼！（下）

牛旭东　哼！看你还如何推辞？不免回府对夫人言明，准备喜事便了。（下）

第　七　場

〔四执事、二轎夫、儐相、喜娘上〕

儐　相　众位，你我奉了牛丞相之命，請状元老爷过府招亲，一同前往！

众　　　請啊！

〔同下〕

第　八　場

〔蔡院子、蔡邕上〕

蔡　邕　（念）只望辞官恩放我，
　　　　　　誰知难逃这风波；
　　　　　　大料此事难躲过，
　　　　　　眞正叫人莫奈何。

〔儐相上〕

儐　相　門上哪位听事？

蔡院子　什么人？

儐　相　我是相府来的。

蔡院子　候着。启老爷：相府有人前来。

蔡　邕　叫他进来！

蔡院子　是。叫你进来！

儐　相　是。参見状元老爷！相爷差人前来，接老爷过府，喜轎現在門外伺候着哪。

蔡　邕　天哪，天！我蔡邕实只望得个一官半职，归家奉亲，不料遭此圈套，眞正悶煞人也！

〔儐相下〕

蔡　邕　（唱）事已至此难死我，
　　　　插翅也难出網罗。

〔吹打。四执事、二轎夫、儐相、喜娘上〕

儐　相　請新姑老爷上轎！

〔蔡邕上轎介，同下〕

第　九　場

〔二院子、牛旭东上〕

牛旭东　多蒙万岁隆恩賜，我女得配状元郎。

〔幕內：列位大人到！〕

院子甲　启相爷：列位大人到。

牛旭东　有請！

院子甲　有請！

〔吹打，四朝官上〕

四朝官　相爷請上，待我等賀喜！（拜介）

牛旭东　这就不敢。

〔儐相上〕

儐　相　启相爷：新姑老爷到。

牛旭东　来，請夫人出堂！

院子甲　有請夫人出堂！

〔丫鬟引牛夫人上〕

牛夫人　相爷！

牛旭东　新科状元到。

牛夫人　有請！

牛旭东　来，有請！

〔四执事、二轎夫、喜娘、蔡邕上，二轎夫下〕

牛夫人　攙小姐出堂！

喜　娘　是。（下）

牛旭东　贊礼上来！

儐　相　是。伏以：

堂前灯燭眞輝煌，

郎才女貌配成双；

新娘本是千金体，

新郎是位状元郎。

〔喜娘搀牛桂英上，拜堂介〕

儐　相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蔡邕乱拜介，气介〕

〔喜娘搀牛桂英下，蔡邕随下〕

四朝官　告辞！

牛旭东　且慢！后堂留宴。

四朝官　叨扰了。

牛旭东　請！

〔同下〕

第 十 場

〔蔡父、蔡母上〕

蔡　父　（唱）嘆娇儿去不归終日泪下，

蔡　母　（唱）誰叫你逼他去不能回家？

蔡　父　（唱）年荒旱无飲食何处求化？

蔡　母　（唱）子在家决不能遭此餓煞！

蔡　父　（唱）事到此休埋怨一同坐下，

蔡　母　（唱）儿不归拚一死同染黃沙。

蔡　父　嗐！

蔡　母　唉！

蔡　父　媽媽，事已至此，埋怨我也是枉然了。

蔡　母　哎呀呀，不是你这老天杀的逼着我儿上京赶考，哪能落到如此地步？如今陈留郡荒旱，举家都要餓死，怎么，还不叫我埋怨你么！

蔡　父　唉，我也不知他一去不归呀！总望他得个一官半职，那时你我举家也好享受荣华富貴呀。

蔡　母　哎呀呀，說什么荣华富貴，現在都受上罪了！

蔡　父　不必如此。且将媳妇唤了出来，商議商議。

蔡　母　商議什么？她总可以吃飽了！

蔡　父　不要如此。媳妇哪里？

〔赵五娘上〕

赵五娘　形衰力倦难撑掌，

蔡　母　哎呀，餓死了！

赵五娘　唉！日愁两餐与衣裳。

　　　　公爹、婆母万福！

蔡　父　罢了。

蔡　母　万福！他娘的豆腐！

蔡　父　啊，我把你这老乞婆，方才埋怨我半日，如今将媳妇喚出，你又是这样地看待么？

蔡　母　你說要怎样地看待？

蔡　父　我不許你这样講話！

蔡　母　啊！我儿被你逼了出去，还要将我餓死，如今連話都不許我說了？好好好，我这条老命不久也是餓死，今天我就与你拼了！

〔蔡母向蔡父碰头介〕

赵五娘　婆母不必如此，凡事看在媳妇份上。

蔡　父　哎呀呀，你这老乞婆！难道我还拚你不过么？

赵五娘　公婆息怒。

〔蔡父、蔡母扭打介，赵五娘跪中間拦劝介，蔡父、蔡母气坐介〕

赵五娘　公婆不必动怒，你儿进京，許久未回，陈留郡遭此荒旱，才有此禍，連累二老忍飢受餓，皆媳妇一人之罪。还求公婆忍耐，媳妇就是求化，也要奉养公婆。若是实在无路可走，縱死也要死在一处啊！

〔蔡父、蔡母对看同哭介〕

蔡　父　好个孝道的媳妇！

蔡　母　我不管孝道不孝道，要管我吃飽飯才是呀。

蔡　父　我儿起来！

赵五娘　多謝公婆！适才听邻居言道：县太爷要开仓放粮，待媳妇前去，領粮回来，也好度日。

蔡　父　啊媳妇，你乃女流，怎好出头露面？待我前去吧！

赵五娘　哎呀公婆啊！事到如今，还說什么出头露面？公爹年迈，腹內又飢，万万不能前去的。媳妇前去，倒也无妨。

蔡　母　好了好了！你就讓她前去吧。人家看她长得好看，多給她些粮米，你我也好吃得飽飽的！

蔡　父　这是什么話呀！

赵五娘　公婆請至后面歇息。

蔡　父　唉，这是我二老連累你了！

蔡　母　慢着！有飯与我吃，你再回来；若是无有飯吃，你就休来見我！

蔡　父　这是什么言語！

〔蔡父、蔡母下〕

赵五娘　哎呀且住！想我丈夫一去不归，婆婆終日埋怨公爹，又遭荒旱，难以度日。婆婆言道，若再无有飯吃，休要見她。唉！不免前去領些粮米，也好奉养公婆啊！

(唱)飢荒年顧不得抛头露面，

領粮米回家来奉养高年。

出門来羞答答用袖遮臉，

求人事必須要多出好言。

喂呀……(哭下)

第十一場

〔里正上〕

里　正　(念数板)

老夫五旬，

家中沒有人，

因充里正来瞎混，

誰知还是不安宁！

人家大小有点儿事，

把我忙的了不成。
地面儿倘若出人命，
好像我家打死人。
官到将我板子問，
打得我两腿棒疮疼。
如今开仓来放赈，
这件买卖上我門。
終日喝点儿高粱水，
哪一天不吃肉儿斤。
眼前混，不顧人，
粮米被我换成銀。
倘若上司将我問，
拚着打得屁股疼。
今朝有酒今朝醉，
哪管明天死和生、死和生！

身充里正实难当，杂派差事日夜忙。
在下、里正猫狸。今当开仓放赈，上司派我跟李社长管理，只是这粮米被我卖了許多，亏空不小。上司要問，少不得就把李社长牵連在內。正是：拚着一身剐，皇帝拉下馬。

〔李社长上〕

李社长　身当社长管仓粮，一家老小不飢荒。
里正在家嗎？

里　正　誰呀？

李社长　是我。

里　正　哦，社长！請进！請坐！

李社长　坐着。

里　正　您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嗎？

李社长　今儿个开仓放賑，只是粮米被你卖了許多，这怎么办哪？

里　正　喲！有了亏空！不能問我一个人哪，这件事也有你在內呀！

李社长　与我有什么关系哪？

里　正　你瞧，吃也有你，喝也有你，怎么你就沒事哪！

李社长　你可不能血口噴人哪！我不管你，到时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欲走介）

里　正　哎，你别走啊，咱們商量商量。

李社长　沒什么商量的！

里　正　好哇，你不跟我商量不是？我要是一跑，叫你一个人領罪！

李社长　怎么着，你要跑？想害我呀，哼哼，我这就拉你一块儿走！（拉里正介）

里　正　哎，别这么拉拉扯扯的。我不跑，决不害你就是啦。

李社长　人心难測。走走走！

〔李社长拉里正介，下〕

第十二場

〔四龙套、中軍、粮官上〕

粮　官　（唱）身坐法堂甚威严，
　　　　　　自古王法大如天。
　　　　　　开仓放賑隆恩典，
　　　　　　若无君王誰可怜？
　　　　　　人行善事神明鑒，
　　　　　　莫說头上无青天。

〔李社长、里正上〕

李社长
里　正　参見大人！

粮　官　罢了。今乃放赈之期，吩咐开仓！

李社长
里　正　遵命！

李社长　吩咐下去：領賑的百姓，前来領賑哪！

里　正　我看甭吩咐啦。他們来就来，不来就算啦。

李社长　胡說！

里　正　哎喲嗬！他也摆起架子来啦。領粮的，这儿来領啊！

〔四百姓上，領粮下〕

〔上大人、孔乙己上〕

上大人
孔乙己　子哭女啼不忍聞，喜得开仓来賑民。

李社长　你二人是領賑的嗎？

上大人
孔乙己　正是。

李社长　姓甚名誰，家住哪里？

上大人　我叫上大人，他叫孔乙己，住在荒家村。

李社长　有几口人？

上大人　家有三千零七十个。

里　正　哪儿有这么些人哪？滚出去！滚出去！

上大人　慢来慢来！你豈不知圣人云"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嗎？

李社长　咳！到了是几口呀？

上大人
孔乙己　四口人。

李社长　发四口粮米給他。

里　正　(发粮介)拿着，滚！

上大人
孔乙己　多謝！多謝！(下)

里　正　領赈的快来，再不来領，就沒有啦！

〔吳四娘、周大媽上〕

吳四娘
周大媽　說起苦来眞正苦，天天鍋內无米煮。

来此已是。老爷做做好事吧！

里　正　沒有啦，明天再領！

吳四娘
周大媽　哎喲，餓死我了，您开开恩吧！

里　正　沒有啦，明天早点儿来吧！

吳四娘
周大媽　餓死嘍！(哭介)

李社长　看看里头要有，給她拿一点吧，省得讓大人知道。

里　正　我看看去！(下，又上)嘿，你們俩人的造化还眞不小！

这小媳妇长得不錯，多給你点儿吧。

李社长　呸！这么大年岁，也眞說得出口来！

吳四娘
周大媽　多謝！多謝！(下)

里　正　这回可眞沒啦。

李社长　时辰未到，这怎么办哪？

里　正　大概也沒人来啦。

李社长　时辰不到，大人不退堂啊！

里　正　你就告訴他說，領粮的都領完啦。

李社长　那不成，他有号簿为憑啊！

里　正　糊里糊塗告訴他再說。

赵五娘　(內)走哇！(上)

（唱）步仓忙走得我汗流满面，（看介）

呀！

顧不得臉含羞緩步向前。

老爷們，周济周济吧！

里　正　沒有粮啦，快回去吧，明天再来！

赵五娘　哎呀天哪！无有粮米，我怎生回去呀？（哭介）求老爷們多少周济一些吧！

里　正　說沒有，就是沒有啦。你不走，老爷一动怒，你可吃罪不起，快走吧！

赵五娘　喂呀！

（唱）誰怜念苦命人恩德非浅，

若无米我公婆餓死堂前。

求老爷发慈悲大开恩典，

喂呀老爷呀……

里　正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哭。快走！快走！

赵五娘　喂呀苦哇！（哭介）

粮　官　啊！

（唱）为什么衙門外叫苦声喧？

李社长
里　正　沒什么事呀。

粮　官　哼！

（唱）我亲自下堂去仔細观看，

里　正　大人下来啦！

赵五娘　喂呀……（哭介）

粮　官　哦！

（唱）原来是貧妇人悲哭哀怜。

那一妇人，为何在此痛哭？

赵五娘　喂呀大人哪！（哭介）

（唱）小女子来領粮一粒未見，

怕的是回家去餓死高年。

粮　官　哦！

（唱）我問你家住在哪府州县？

快将那姓和名細說一番。

赵五娘　大人哪！

（唱）住陈留我公爹名蔡从簡，

赵五娘是我名奉养椿萱。

粮　官　（唱）你丈夫因何不担此重担？

赵五娘　（唱）我的夫名蔡邕上京求官。

粮　官　（唱）你家中有几人話講当面，

赵五娘　（唱）連公婆只三口并无虛言。

粮　官　（唱）轉面来叫社长快发米面！

李社长　这个！

（唱）我只得跪向前把話实言。

启禀大人：粮米沒有啦。

粮　官　难道說都領完了么？我要查看号簿。

李社长　号簿上并沒发完，因被里正盗卖，故尔亏空。

粮　官　嘟！大胆里正，竟敢盗卖官粮，哪里容得！重責四十，粮米照数賠偿！拖下去打！

二龙套　啊！

〔二龙套拉里正下〕

粮　官　那一女子不要啼哭，发放粮米与你也就是了。

〔二龙套押里正拿粮上〕

里　正　謝大人的責！

粮　官　粮米可曾照賠？

里　正　照数賠偿。

粮　官　赵五娘照数領粮。

李社长　赵五娘，粮米在此，快快回家去吧。

赵五娘　多謝大人！（下）

粮　官　嘟！我把你这个狗头，私盗粮米，該当何罪？将他差事革掉，赶出衙去！

里　正　多謝大人！好哇，差事革啦。我不免赶上前去，把那个小賤人粮米夺回，也好出出我这口怨气！（下）

粮　官　正是：現任官員現事管，君命哪有将令严！掩門！

〔同下〕

第十三場

〔赵五娘上〕

赵五娘　（唱）多蒙恩官发粮米，

心急不顧路高低。

急急忙忙回家去，

里　正　（內）赵五娘慢走！

赵五娘　啊！

（唱）有人呼喚事可疑。

何人喚我，待我看来。

〔里正上〕

里　正　哈哈！你这个小賤人啊，只顧要粮，就不顧别人的性命！你在大人面前哭哭啼啼，将我的差事鬧掉，打了我四十大板，还得賠出粮米。我跟你說，这米是我卖被褥衣服換来的，你还我便罢；如若不然，哼哼，我要你的命！

赵五娘　哎呀老爷呀，我家有八旬的公婆，求老爷开恩吧！

（哭介）

里　正　哎喲，你有八旬的公婆怕他們餓死；难道說就叫我餓死嗎？

赵五娘　里正老爷呀！我丈夫出外未回，家中无人，可怜我公婆已有二三日未曾用飯。若是将米还你，豈不将我公婆餓死？也罢！里正老爷，我将身上破衣脫下，与你换米吧！

里　正　你丈夫出外不管爹娘，你也甭管他們啦。你脫衣裳給我，也是破的。再說，你脫啦，身上也冷啊，我也不忍心要你的呀。

赵五娘　哎呀老爷呀！奴身上虽然寒冷，就是将我冻死，我也不忍使我公婆餓死啊！（哭介）

里　正　哎喲，你别哭啦，我念你是个孝順的人，我不要你的米啦，你走吧！

赵五娘　哦，哦，多謝老爷！

〔赵五娘背米走介，里正在后搶米介〕

里　正　你要我的命，我也不能饒你！（下）

赵五娘　哎呀，天哪，天！难道天絕我命不成么？喂呀！（哭介）
（唱）里正作恶把人欺，
　　忍心苦苦将我逼。
　　世間眞是无天理，
公婆啊……也罢！
（唱）不如投井命归西。

〔赵五娘投井介，吳四娘、周大媽上，拦介〕

吳四娘
周大媽　哎，是五娘子嗎？你为什么寻死啊？

赵五娘　唉，二位媽媽有所不知，是我領取粮米回来，中途

被里正拦阻，搶了去了。丢失粮米，有何臉面去見我公婆，故尔我要投井一死呀……

吳四娘
周大媽　为这个呀！咳，我們也是刚刚領粮回来，这么办吧：我們带你去到街上叫化，或許有人周济于你，也未可知。

赵五娘　哎呀媽媽呀，那豈不羞死人了？我还是死了吧！

吳四娘
周大媽　慢着！你要死了，你公婆又靠哪个呀？

赵五娘　这个么？哎呀是呀，我只顧一死，公婆在家，无人照管，若是餓死，豈不罪在我身？唉！事到如今，依从媽媽了吧！

吳四娘
周大媽　好好好，我們給你带路。

赵五娘　有劳了！

(唱)多蒙媽媽眞美意，

吳四娘
周大媽　随我来！

〔众圓場〕

赵五娘　喂呀……(哭介)

(唱)点点珠泪湿罗衣。

吳四娘
周大媽　就跪在这儿吧！

赵五娘　是。

(唱)将身跪在塵埃地，

〔四百姓肩粮两边上〕

吳四娘
周大媽　来的人不少啦，你求求吧！

赵五娘　喂呀……(哭介)

(唱)含悲带愧把話提。

吳四娘
周大媽　你們众位听听，她是可怜的人哪！

赵五娘　唉！

(唱)只为公婆求周济，

君子們哪！

吳四娘
周大媽　她是为奉养公婆，諸位君子周济一点儿吧！

赵五娘　(唱)公婆年迈言不虛。

吳四娘
周大媽　諸位周济周济吧！

百姓甲　这一女子实在可怜，我們每人分一点粮与她吧。

〔四百姓分粮与赵五娘介，下〕

吳四娘
周大媽　来，五娘啊！我們两人的米也不算少，也分一点儿給你。(分粮与赵五娘介)

赵五娘　多謝二位媽媽！

吳四娘
周大媽　好啦好啦，我們一块儿走吧。

〔同下〕

第十四場

〔张广才上〕

张广才　(唱)数九寒天雪滿地，

行走不知路高低。

只为荒旱領粮米，

老天降灾人受屈。

老汉、张广才。乃陈留郡人氏。近年此处荒旱，难以度日。我有个街邻蔡从简，他子蔡伯喈进京赶考，

老汉受他之托，替他照应家中之事。这几日未到他家，不知他家景况如何？看这样大雪紛飞，待老汉拿些粮米送与他家。唉！有道是：既受人之托，要忠人之事喏！

（唱）伯喈进京曾說起，

家中之事托区区。

今日要到他家去，（滑跌介）

唔喲喲喲……

雪地湿滑皆是泥。（下）

第十五場

〔蔡父、蔡母上〕

蔡　父　（唱）嘆人生在世上多爭名利，

全因那貧与富予人不齐。

唯願我伯喈儿状元及第，

光宗祖享荣华改換門楣。

蔡　母　（唱）老杀才說此話如在梦里，

全不想你今年八十有余。

縱然是你的儿状元及第，

只怕你那时候一命归西。

蔡　父　（唱）說此話不过是聊慰情意，

蔡　母　（唱）今日里腹无食身上无衣。

蔡　父　（唱）从今后我与你不来慪气，

蔡　母　（唱）我二人双双死又便怎的！

〔赵五娘上〕

赵五娘　（唱）見公婆我把这愁緒斂起，

縱有那伤心泪存在心里。

公婆万福！

蔡　父　媳妇回来了？

赵五娘　回来了。

蔡　母　你拿的是什么？

赵五娘　乃是粮米。

蔡　母　为何归来甚迟？

赵五娘　公婆有所不知，儿領粮回来，行至中途，又被强人搶去。多蒙吳大娘、周媽媽带我在长街叫化，又贈我許多粮米，故尔回来迟了。

蔡　父　哎呀呀，眞眞地难得呀！

蔡　母　(学介)哎呀呀，眞眞地难得呀！哼，哪有許多事故，只怕这粮米不是好来的！

蔡　父　啊！你說是怎么来的？

蔡　母　只怕是哪个少年送与她的！

蔡　父　放屁！

赵五娘　(跪介)哎呀公婆呀！休要錯疑，媳妇不是那样下賤之輩呀！(哭介)

蔡　母　那也难說！

蔡　父　我把你这老乞婆，你怎么說出这样話来？眞是屈死好人了！

蔡　母　我屈了她了？

赵五娘　公婆不必为我生气呀！(哭介)

张广才　(內)走哇！(上)

(唱)为交友顧不得偌大年紀，

鵝毛雪飞滿天湿透我衣。

老哥！(看介)門儿开着，待我进去。哎呀好冷哪！

蔡　父
蔡　母　哦，大公来了！

〔赵五娘起介〕

张广才　这是領来的粮米，請来收下。

蔡　父
蔡　母　多謝大公！

张广才　(看介)啊，你們一家为何这等模样？其中必有緣故。

〔蔡父、蔡母同拉张广才介〕

蔡　父
蔡　母　啊大公！

张广才　慢来慢来！我在外面未曾冻散，来到你家，被你們这样拉拉扯扯，倒要将我拉散了。一个說了，一个再說。

蔡　父　大公有所不知，只因媳妇去領粮米，中途被人搶了去了。幸遇吳大娘、周媽媽領她长街叫化，又贈她粮米。好好回来，这老乞婆却說她这这这……哎喲喲，叫我怎么說得出口哇！

蔡　母　啊大公！

蔡　父　呀呸！你不用說了！

张广才　哈哈哈……这样飢荒年月，怎么还要爭吵？五娘可算是孝道的媳妇。我有一言奉劝，兄嫂听了！

(唱)老哥嫂休要来慪气，

細听我把話說端的：

自从伯喈上京去，

陈留郡荒旱三載无食又无衣。

赵五娘孝道眞可取，

孝敬翁姑算第一。

但願伯喈登科第，

那时节回家来你看他头戴烏紗、身穿大紅、腰横玉带、足登朝靴把馬騎。

举家荣耀换門第，
唯願哥嫂福寿齐。
不必吵了，五娘快去做飯，也好与他二老食用。老汉我要去了。

蔡　父
蔡　母　多謝大公！
赵五娘

张广才　好了好了。你們进去吧，外面风大得很哪。（下）

蔡　父　好了。媳妇，快去做飯去吧。

赵五娘　是。

蔡　母　我不吃你那骯髒的米，我要吃大公送来的米。

〔赵五娘拿米，哭介，下〕

蔡　父　（指蔡母介）老乞婆！

蔡　母　老天杀的！

蔡　父　哼！（下）

蔡　母　哼！（下）

第十六場

〔蔡邕上〕

蔡　邕　唉！
（唱）空負我滿腹的文章錦綉，
实无有一良策轉回陈留。
君有命臣不敢回口违拗，
似这样縱官高有何自由？

〔蔡院子暗上〕

蔡　邕　下官、蔡伯喈。进京赴試，幸喜高中，不想被牛太师强逼招贅，家有父母，不能尽孝。天哪，天！

〔惜春、柳春暗上，听介〕

蔡　邕　我蔡伯喈竟身入这牢籠之內了！

〔惜春、柳春同笑介，下〕

蔡　邕　（唱）滿腹中悲愁事对誰出口，
　　　　說不出心中語珠泪暗流。
　　　　想归家見双亲插翅难走，
　　　二爹娘啊！

惜　春
柳　春　（內）小姐，快走啊！

蔡　邕　哎呀！
　　　（唱）在后面又来了两个丫头。（擦泪介）

〔惜春、柳春引牛桂英上〕

牛桂英　（唱）听惜春稟一言双眉愁皺，
　　　　但不知状元公起甚念头？

惜　春
柳　春　姑老爷，小姐来啦！

蔡院子　小姐来了。

蔡　邕　哦，小姐来了！請坐！

牛桂英　老爷請坐！

惜　春
柳　春　姑老爷万福！

蔡　邕　罢了。

牛桂英　啊老爷，看你这几天愁眉不展，莫非有什么心事嗎？

蔡　邕　呃！我在此享受荣华，哪有什么心事！

牛桂英　（看惜春、柳春介）哦，沒有什么心事？

惜　春
柳　春　（拉牛桂英比手势介）小姐，人家沒心事，就是眼睛常出
　　　眼泪。

蔡　邕　这个！这几日我的眼睛不好。

牛桂英　噢，眼睛不好？

惜　春
柳　春　哦，姑老爷害眼，眼睛怎么不紅啊？哎喲，还有眼泪哪，小姐您看。

蔡　邕　这个！(急擦介)无有啊，无有啊。

牛桂英　喲喲，别擦啦。

〔惜春拉牛桂英衣笑介〕

柳　春　(学介)无有啊，无有啊。

蔡　邕　你們这两个丫头，眞是坏得很。

惜　春
柳　春　哎喲，倒是我們不好啦！小姐，从今以后，我們可不开口啦。

牛桂英　着哇，你們就别开口啦。

蔡　邕　是呀，你們二人就不要开口了。

惜　春
柳　春　是。

牛桂英　啊老爷，今日天气清和，你我去到花园，暢飲一回，你看可好哇？

蔡　邕　这个！下官奉陪。

牛桂英　惜春、柳春，預备酒宴，花园去者！

〔惜春、柳春点头介〕

牛桂英　(唱)叫丫鬟备酒宴花园来进，

〔众圓場〕

牛桂英　(唱)劝相公展愁眉賞花散心。

〔惜春、柳春摆酒，蔡邕、牛桂英入座介〕

蔡　邕　啊惜春、柳春，天气炎热，看扇伺候。

惜　春
柳　春　是。(拿扇介)

牛桂英　請啊！

(唱)夫妻們乐开怀对飲美酒，

天炎热只覚得香汗外流。(飲酒介)

观百花齐开放紅桃綠柳，

請！

〔蔡邕勉强飲酒介。惜春、柳春拉牛桂英看介〕

牛桂英　呀！

(唱)猜不出他心事我好忧愁。

蔡　邕　唉！

(唱)似这等炎热天渾身汗透，

縱有那美味酒难下咽喉。

小姐，天气甚热，下官要告便一时。

牛桂英　老爷請便。

〔惜春、柳春同笑介，牛桂英命惜春、柳春偷看介。蔡邕出，坐介〕

蔡　邕　哎呀天哪！我在此享荣华，受富貴，不知爹娘在家怎样受苦，五娘在家受尽折磨，叫我心中好不伤感也！

(唱)我豈能灭人倫有新忘旧，

撇父母和髮妻礼义不周。

想至此止不住泪湿衣袖，

爹娘啊！

〔惜春、柳春偷听介〕

蔡　邕　(唱)我好似大风中浪打孤舟。

柳　春
惜　春　哈哈哈……

〔蔡邕惊介，假装鎮靜归座介〕

蔡　邕　好热的天哪！

〔惜春、柳春拿扇对蔡邕搧介〕

蔡　邕　好了，好了，不热了。

牛桂英　久聞老爷撫得一手好琴，請撫一曲，奴家听上一听，这大概是沒什么推辞的了吧？

蔡　邕　下官久未撫琴，只怕是忘記了。

牛桂英　何必太謙哪。

〔惜春、柳春置琴介〕

蔡　邕　如此献丑了！（撫琴介）

牛桂英　哎呀，这是一曲“昭君怨”哪！往日所撫的那首，莫非忘了嗎？

蔡　邕　这个！只是这弦不中用了。

牛桂英　啊，这是刚换的新弦，为什么不中用哪？

蔡　邕　正是因为这是新弦才坏了的！

牛桂英　那么，往常用的是什么弦哪？

蔡　邕　这个！我家中尙有旧弦。

牛桂英　你为什么不带来哪？

蔡　邕　这新弦占住手，由不得我再用旧弦了。惜春、柳春，备水凈手！

〔惜春、柳春张口不应介〕

牛桂英　你們为什么不开口哪？

惜　春
柳　春　姑老爷叫我們不要开口的。

蔡　邕　哼！（下）

牛桂英　老爷走啦，看他行动坐臥，好像有什么心事？

惜　春　我看他常常悲嘆，不是哭，就是笑。眞难猜他有什么心事。

柳　春　小姐，从今以后，小姐在內留神，我們在外注意，看看他有什么破綻。找着破綻，就好明白啦。

牛桂英　好，就依你們。正是：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同下〕

第十七場

〔赵五娘上〕

赵五娘　每日尝尽黃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

奴家、赵五娘。領来粮米，飯已做熟。不免請出公婆用飯。有請公婆！

〔蔡父、蔡母上〕

蔡　父　这样飢荒命难保，

蔡　母　老命餓死在今朝。

赵五娘　公婆万福！

蔡　父　餓死了！

赵五娘　媳妇将飯做好，請公婆用飯。

蔡　父　难为你了。

蔡　母　可有什么鮮菜？

蔡　父　呸！这样年月，哪里有錢去买菜呀，你将就些吧！

赵五娘　公婆将就吃这一頓，等媳妇明天买些菜来就是。

蔡　父　啊媳妇，你为何不用啊？

赵五娘　我么，还不餓呢。

蔡　母　她不餓，你就吃你的吧！

〔蔡父、蔡母吃介。赵五娘看飯已食尽，暗哭，偷下。蔡母吃完，寻赵五娘，指蔡父怒，将碗摔地下介〕

蔡　父　这做什么？

蔡　母　你方才叫媳妇吃飯，她說不餓。你看她不辞而别，一定是去到后面吃好东西去了。

蔡　父　(急介)眞有此事嗎？

蔡　母　哪个哄你不成！

蔡　父　好，你我同到后面看个明白。

〔蔡父拉蔡母下〕

第十八場

〔赵五娘上，烧鍋介〕

赵五娘　哎呀且住！領来的粮米不够公婆食用，我只好找些糠皮，暗地吞吃。婆婆啊婆婆！你必定心疑媳妇背地吃些什么好东西，誰知我吃的是这粗糠，还不敢叫你二老知道啊……

(唱)这才是薄命女糟糠自咽，(吞食不下，吐介)

哎呀！

(唱)吞不下噎咽喉险丧黃泉。(吃介)

哎呀！

(唱)苦命人吃苦物神灵暗鑒，

喂呀老天爷呀！(連抓連吃介，吐介)

(唱)打量着这头上总有青天。(吃介)

〔蔡父、蔡母上〕

蔡　父
蔡　母　看看去！看看去！

〔赵五娘見蔡父、蔡母，藏糠介。蔡母看介〕

蔡　母　老天杀的，你看看她吃东西呢！你看，你看！好良心，好良心哪！

蔡　父　(怒介)哎呀媳妇啊！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赵五娘跪介〕

蔡　父　我問你可曾吃飯，是你言道，尙还不餓。怎么你背着我二老暗地吃起好东西来了？

赵五娘　这个！媳妇未吃什么好东西。

蔡　母　旣未吃什么东西，你那手中拿的是什么？

蔡　父　着哇！你手中拿的是什么呢？

赵五娘　这个！无有什么。

蔡　母　你躲躲藏藏的，还說无有什么！

蔡　父　旣是无有什么，何必这样躲躲藏藏？

赵五娘　这个么，媳妇吃的是糟糠啊啊啊……（哭介）

蔡　父　我却不信！

赵五娘　公婆請看。

蔡　父　（看介）哎呀，果然是糠！我把你这老乞婆，我这賢德媳妇煮来白米飯与你我食用，可怜她在此吞糠，你反說她吃什么好东西。媳妇，快快起来！

〔赵五娘起介〕

蔡　父　你旣然吃得，我就吃不得么！（吃糠介）

蔡　母　老老，这原是我的不好，冤枉了媳妇。你旣吃得，难道我就吃不得么！（搶吃介）

赵五娘　啊公婆，不必如此。

〔蔡父、蔡母吃介，变脸，倒介〕

赵五娘　哎呀，公婆呀！（哭介，昏倒介）

〔张广才上〕

张广才　（唱）到蔡家因何故不見人影？

到后面依然是寂靜无声。

老哥！老嫂！五娘！（被蔡父絆倒介，看介）哎呀！（扶蔡父起介）

蔡　父　我把你这老乞婆！

张广才　老汉来了。你快快将她們叫起。

蔡　父　哦，大公来了！（哭介）哎呀大公啊……哦，媳妇！媳妇！媳妇！

赵五娘　(起介，哭介)喂呀……

张广才　五娘，快将你婆婆叫醒。

赵五娘　哦，婆婆！婆婆！婆婆！哎呀，我婆婆气絕了！(哭介)喂呀……

张广才　哎呀，这是哪里說起！

蔡　父　哦，她死了？死得好！死得好！

张广才　哎呀老哥！人已死了，不要出此恶言了。

赵五娘　(哭介)喂呀婆婆啊……

蔡　父　大公有所不知，这老乞婆說媳妇背地偸吃什么好东西，我們来看，原来媳妇吃的乃是粗糠。是我看着不忍，老乞婆看着面愧，大家一搶，吃得下去，才有此禍啊！

张广才　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了。五娘可算你儿的糟糠之妻了！

赵五娘　婆婆已死，分文无有，怎样埋葬啊？

蔡　父　这样人死不足惜，拖至郊外也就是了！

张广才　老哥、五娘，不用着急，全由老汉代办就是。

蔡　父
赵五娘　(跪介)多謝大公！

张广才　你們不必悲伤，我去去就来。唉，这是哪里說起！正是：生死前世定，禍福本无門！

赵五娘　(哭介)喂呀婆婆啊……

蔡　父　不要哭她了！(哭介)啊……

张广才　将尸首抬至后面。

〔同下〕

第十九場

〔賈化上〕

賈　化　（念）上头一张嘴，

　　　　下面两条腿；

　　　　一生說假話，

　　　　騙人又騙鬼。

在下、賈化。素无正业，专門說謊，騙人錢財。这几天騙了几件上色的衣服，把它穿上，去到大街游逛游逛。来此已是烏神庙，听說这烏鴉神是最灵啊！我不免在庙里等着，有人来烧香，我好騙他。就是这个主意。（看介）哎喲，怎么神像都沒啦？有嘞！我坐在上头，要有人来烧香，我先受点儿香火，他們看見我一害怕，丢下东西一跑，我就撿起来，这不比騙省劲儿嗎！

吳天良　（內）嗯哼！

賈　化　来人啦。我先坐上去。（坐高台介）

〔吳天良上〕

吳天良　（念）身为拐儿无营生，

　　　　慣說謊話来騙人；

　　　　有人問我名和姓，

　　　　张王李赵带姓陈。

小子、吳天良。这两天儿生意不好，四处都沒有騙的啦，弄得我走投无路，衣食不周。听說新科状元在牛相府招亲，他是陈留郡的人。昨天听相府里有人說，他想带家信回去。当初我在陈留郡住过多年，陈留郡口音我还說得上来，但是不知道状元家里都

有什么人？眞是巧的很哪，昨天遇見醉鬼王三，他是相府看后花园王老头的儿子，我們俩人在酒館吃酒，我套出他的言語，他說状元公家里有父有母，父亲名叫蔡从簡，可是别的他就不知道啦。哎，有嘞，憑我张这嘴，見景生情，哪怕他不上我这个当！我又預备了一封假信，說陈留郡荒旱三載，請他寄点銀子回去，倘若財神爷讓我发財，他就多寄点儿銀子。那时候我就是富翁啦。唉！就是我身上的衣裳襤褸，怎么进得了相府哪？哎呀，这可怎么好哪？（看介）前面已是烏神庙，我不免前去燒燒香，求求神，要能够保佑我先騙得些衣裳，进得相府，回来我一定重修庙宇。来此已是，待我进去。喲！这神像好像个人样子，我好像認得呀！（摆弄賈化头介）哎，甭管他，我来磕个头。

〔吳天良叩头，賈化喜，暗用手指吳天良介，吳天良起看介，賈化手抽不回介〕

吳天良　哈哈，他还会动哪！这把扇子不錯，借我用用。

賈　化　那可不能借。

吳天良　哈哈，原来是你呀！眞有你的，怎么装起菩薩来啦？

賈　化　不是啊，前几天遇見一樁好买卖，弄了几件衣服，錢被我用完啦，是我到这儿来求神，保佑我再做件好买卖。

吳天良　眼前我倒有樁好买卖，就是我一个人做不成！

賈　化　哪儿有买卖？說給我听听。

吳天良　这个！（望介）就是蔡状元府托人带家信，我要做他这号买卖。你看，信都写好啦！

賈　化　就是你身上这个样儿，想进状元府？連他門口你也

走不过呀！

吳天良　我就是身上衣服破一点儿，等一等弄两件衣服就可以去啦。

賈　化　我倒有衣服，我可以去。

吳天良　你不知道他家里的事情，你怎么能去哪？

賈　化　对呀！可惜我不知道他家里的事。

吳天良　这号买卖，只有我可以做。

賈　化　别忙！咱們俩人商量商量好不好？

吳天良　沒有什么商量的！

賈　化　这么办：咱們俩人合伙吧。

吳天良　怎么合伙哪？

賈　化　我的衣裳你的人，弄来銀錢俩人分。

吳天良　那可不成！你出两件衣裳，就分我的銀子，那不成！那不成！

賈　化　这么办吧，我的衣裳，我少拿一点儿。

吳天良　哦，你願意少拿一点儿？这么办：要是弄来一百两，你拿一成好不好？

賈　化　一成是多少？

吳天良　一成是一两。

賈　化　你弄一百两，我拿一两，你的心也太黑啦，你走你的吧！

吳天良　再給你加俩小錢儿。

賈　化　去去去！我少陪啦。

吳天良　别走啊！多分一点儿也不要紧。要說我有这号好买卖，两件衣裳还怕沒地方弄去嗎？那时候我发了財，你可别后悔。你不願意呀，我还不願意哪！我要分給人太多，我还合不着呢！

賈　化　这么說，你就照一半分給我吧！

吳天良　一半太多，二八賬吧！

賈　化　二八太少，按四六分吧！

吳天良　三七吧！

賈　化　四六。

吳天良　好啦，就四六吧！来，脫衣裳！

賈　化　好，換衣裳做大买卖。(脫衣介)

吳天良　对，做买卖要紧！

賈　化　(脫衣遞吳天良介)把你的衣裳給我。

吳天良　当然嘍！我的衣裳不但給你穿，我发了財，还就送給你啦，你看大方不大方？来来，脫靴子！

賈　化　啊！这靴子也脫嗎？

吳天良　呃，做买卖要紧哪！

賈　化　你将就点儿吧！

吳天良　脫不脫？不脫連衣裳你也拿回去，买卖不做啦！

賈　化　好，脫脫脫，你把鞋給我。

吳天良　鞋給你穿，发了財，鞋也送給你。来，摘帽子！

賈　化　这帽子就不用換了吧？

吳天良　不換？衣裳、靴子都拿了去！买卖不做啦！

賈　化　哎，哎，别生气呀。給你，你把毡帽給我吧。

吳天良　好，发了財，全是你的。(自顧介)哈哈，全換齐啦！

〔吳天良欲走介，賈化拉介〕

賈　化　哈哈！騙来騙去，騙到我的头上来啦，你往哪儿去呀？

吳天良　我到状元府去。

賈　化　我哪？

吳天良　你在这儿等我。

賈　化　你要跑了哪？

吳天良　我哪儿能啊！

賈　化　人心难测！

吳天良　你眞小气！这么办：你拿我这把伞，替我打着，就当我的小跟班儿的。

賈　化　哈哈！衣服讓你穿去啦，倒拿我当跟班儿的，那不成，那不成！

吳天良　要做买卖嘛！

賈　化　不成不成！

吳天良　不成？衣裳你拿去，买卖不做啦！

賈　化　好好，看在做买卖的份上，就当你的跟班儿的。

吳天良　这不結啦！我在前头走，你在后头跟着，我叫你来，你就說："有"！我說带路，你就說："喳"！

賈　化　还得有这么多說的哪？

吳天良　那是啊，要做买卖发財嗎！咱們演习演习！来！

賈　化　（大声）有！

吳天良　小一点儿声！

賈　化　好，再来。

吳天良　来！

賈　化　有！

吳天良　带路！

賈　化　喳！

〔吳天良、賈化圓場〕

吳天良　来此已是，待我向前。要有人問你：你們是騎馬来的，还是步行来的？

賈　化　我說走来的。

吳天良　呃！你說騎馬而来。

賈　化　哦，騎馬而来。

吳天良　人家要問你到此何事？
賈　化　我說我跟你来的。
吳天良　呃！你說下書来了。
賈　化　噢，下書来了。
吳天良　人家問你馬在哪儿哪？你說在山上吃草。
賈　化　在山上吃草。
吳天良　人家要問你書在哪儿哪？你就說在箱子里面。
賈　化　哦，在箱子里面。
吳天良　来，演习，演习。
賈　化　好。
吳天良　你們是騎馬而来？还是步行而来？
賈　化　我們是騎馬而来。
吳天良　到此何事？
賈　化　下書来了。
吳天良　馬在哪里？
賈　化　在箱子里。
吳天良　呃！在山上吃草。
賈　化　哦，在山上吃草。
吳天良　書在哪里？
賈　化　在山上吃草。
吳天良　呃！在箱子里面。
賈　化　哦，在箱子里面。哎！这么多話，記不了，記不了。
吳天良　这么办：你裝啞吧得啦。
賈　化　那倒可以。
吳天良　来，演习，演习。
賈　化　啊吧啊吧！
吳天良　这倒不錯，跟着我走！

〔吳天良、賈化圓場〕

吳天良　来此已是，待我向前。門上哪位听事？

〔蔡院子上〕

蔡院子　天上神仙府，人間宰相家。
是哪个？

吳天良　管家老爷，此处可是蔡状元府？

蔡院子　正是。你們是做什么的？

吳天良　你們府上的状元老爷，可是陈留郡人氏？

蔡院子　不錯，正是陈留郡人氏。

吳天良　請問管家老爷，你是久在此处，还是新进府的？

蔡院子　我是久在此处。你問我做甚？

吳天良　不是喏，我由陈留郡而来，带来書信一封，問对了，我好将書信送上；若是不对，原書带回。

蔡院子　旣然如此，我对你实說了吧：我是状元老爷貼身之人，今天府門是我值日，若問旁人，他們还不曉得呢。

吳天良　巧得很。我乃陈留郡人氏，临行之时，他家托我带信，說道問得一字不差，再将書信交付；若是說得不对，見不着状元老爷，只好将原書带回。如今你若說得对，我便将書信交付与你，有道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快說，快說吧！

蔡院子　唔，听了：状元老爷家中老太爷名叫蔡从簡，太夫人秦氏。

吳天良　唔唔，不錯。还有何人呢？

蔡院子　还有么，不要忙！（四望介）

吳天良　你說的不对，我还有别的事，我要告辭啦！

蔡院子　不要走，不要走！你这里来！（拉吳天良介）这件事是瞞着人的。

吴天良　你快些講来！

蔡院子　状元老爷还有前妻赵氏五娘。

吴天良　还有何人呢？

蔡院子　无有了。

吴天良　只怕不对吧！

蔡院子　不对嗎！（想介）哦哦，是了，还有乡邻张大公，是与他家最要好的。除此之外，再无有别人了。

吴天良　唔，他父亲叫蔡从簡，母亲秦氏，前妻赵五娘，乡邻张大公。嗯，說得不錯。

蔡院子　不錯。拿書信来！

賈　化　在山上吃草。

蔡院子　这是什么人？說的什么話？

吴天良　他是我的小舅子，是个哑子，不大会說話的。

蔡院子　哦，拿書信来！

吴天良　你說的虽然不錯，可是書信要面交本人的。

蔡院子　你将書信交付与我，我自然送与状元老爷。

吴天良　一定要面見状元老爷，才能交付。

蔡院子　你要見，你自己去見！我不与你通禀，看你是怎样見法！

賈　化　哎呀，書在山上吃草。

吴天良　你不与我通禀，我見不着状元老爷，便将原書带回。日后状元老爷問起家書为何不与他寄到，我只好說你不与我通禀，到了那时，看是哪个担待？我还有事，告辞了！

蔡院子　不要走，不要走。我与你通禀就是。

吴天良　哪怕你不通禀！

蔡院子　候着。有請老爷！

〔蔡邕上〕

蔡　邕　寻鴻覓雁寄家書，終日思亲泪簌簌。

何事？

蔡院子　陈留郡有人前来下書。

蔡　邕　快快請来相見！

蔡院子　是。状元老爷有請！

吳天良　有劳了！

〔吳天良、賈化同进門介〕

吳天良　啊状元老爷在哪里？

蔡　邕　哦，听你口音，莫非也是陈留郡人氏么？

吳天良　啊啊啊，小可祖居陈留郡。状元老爷請上，待小可大礼参拜！

蔡　邕　旣是乡邻，怎敢当得！請起，請坐！

吳天良　状元老爷在此，小可不敢坐。

蔡　邕　同乡之誼，哪有不坐之理！

〔賈化要坐，吳天良拉介〕

吳天良　多謝状元老爷！（坐介）

蔡　邕　啊乡亲，几时由陈留郡动身，何日到京，貴姓大名，做何生理，何人的書信托你带来？

吳天良　小可张洪生。乃是做綢緞生意的。是上月二十九日由陈留郡动身，本月二十二日到京。

蔡　邕　日期有些不对，用不了这許多日子呀？

吳天良　这个！小可原是买卖人，一路之上，要做买卖，故尔沿途有些耽誤。

蔡　邕　你带来的是何人的書信？

吳天良　是老員外的書信。

蔡　邕　書在哪里？

吴天良　書信在此。状元老爷請看。(遞書介)

蔡　邕　(接書介)啊！这書信上的言詞，有些不合，怎么无有叫我回家之意，只言寄銀回家呀？

吴天良　这个！老員外早就知道状元老爷不能分身，所以只請寄銀回家。

蔡　邕　唔，倒也說得是。(又看介)还是不对呀，怎么无有张广才的言詞？

吴天良　哦，你提的是张大公么？

蔡　邕　不錯，正是张大公。

吴天良　小可临行，还是张大公将書信交与我的。是他言道：虽然交好，究竟是外姓之人，家書上面，不便附言，叫小可带言状元公，嘱咐你早些回去。

蔡　邕　哦，是是是。(拉吴天良起，低声問介)你可曉得我家中还有何人哪？

吴天良　(看介)老爷，大夫人赵氏五娘听說状元老爷在相府招贅，不便在書上附言，只带問状元老爷金安；太夫人身体也还健康，只是請状元老爷早些回去。

蔡　邕　来！

蔡院子　有。

蔡　邕　备宴款待！

蔡院子　是。(摆酒介)

蔡　邕　待我写封回書，煩劳带回。

吴天良　是。

〔蔡邕下。吴天良、賈化入座吃酒介。蔡邕持書信拿銀上〕

蔡　邕　乡亲請过来！这是家書一封，这是安家銀两，这是送与乡亲以做路費之用的。

吴天良　这个！回書小可理当效劳，銀两另請别人带去吧。

蔡　邕　旣是同乡之人，哪容有此怀疑？

吳天良　如此，路費不敢收領，

蔡　邕　有劳跋涉，些許微意，何足挂齿！

吳天良　如此我就愧領了！（接銀介）

〔賈化伸手要銀，吳天良遞紙包与賈化介〕

吳天良　告辞了！

蔡　邕　乡亲几时启程？

吳天良　这个！今日启程。

蔡　邕　恕不远送了。（下）

蔡院子　請！

吳天良　請！

〔蔡院子下。吳天良、賈化同出門介，圓場〕

吳天良　我在烏神庙等你，快来！（跑下）

賈　化　我还怕你跑，反正銀子現在我手里哪。哎呀，看他跑的这么快，其中必有緣故，我打开这包看看，（揭紙介，露砖介）哎喲，上了他的当啦！到烏神庙找他去。連我的衣服都騙去啦，倒霉！倒霉！正是：我騙人来人騙我，种前因来得后果。唉！（下）

第二十場

〔赵五娘搀蔡父上〕

蔡　父　（唱）空养儿不如媳朝暮孝順，

这也是前世債还在今生。

年衰迈旦夕間魂归泉境，

賢媳妇你一人何处安身？

赵五娘　（唱）劝公爹休挂念好生养病，

打量着这病症就要离身。

〔张广才上〕

张广才　(唱)我聞得近日来老哥染病，

　　这才是天降灾禍福无門。

　　五娘，开門来！

赵五娘　(开門介)原来是大公到了。請坐！

张广才　有坐。啊老哥！

蔡　父　大公来了，你来得正好啊！大公，我有一言拜托：想我那逆子伯喈，一去不归，我身染重病，大料难以久存人世。我死之后，这有拐杖一根，我那不孝的儿子，他若回来，請大公重重責打于他。只是他若不回家来，我这孝道的媳妇依靠何人？莫若当着大公之面，写下遺囑交与媳妇，就另投生路去吧！

赵五娘　哎呀公爹呀！請好生調养病症，何必出此不吉之言！况且媳妇也不是那不知三从四德之人，公爹若眞写下遺囑，媳妇只有碰死此地了！(哭介)

张广才　五娘不必如此，你公爹說的不过是句淡話，何必这样着急？我带来草葯一付，快去将它煎好，与你公爹服用，老哥，你好好調养，我要去了。

蔡　父　多謝大公！这拐杖你要带去，請上受我一拜！

张广才　唉！你乃有病之人，保重要紧。

蔡　父　只怕我們就要永别了！

张广才　吉人自有天相，你又何出此言？我要走了。

赵五娘　多謝大公！

张广才　五娘，快快煎葯与你公爹服用吧！(拿拐杖下)

赵五娘　哎呀呀，好个仁义的张大公！待我将葯煎起。

〔小过門〕

赵五娘　葯已煎好，請公爹用葯！

蔡　父　用也无益的了，不用也罢！

赵五娘　啊公爹，还是服用了吧。

〔赵五娘遞葯，蔡父接葯吃介，吐介〕

蔡　父　吃不得了！哎呀媳妇啊，这是我連累你了。你攙我下来！

赵五娘　下来做什么？

蔡　父　賢德媳妇，你快快攙我下来！

〔赵五娘搀蔡父下位介，蔡父跪，赵五娘惊跪〕

蔡　父　媳妇，我有一言，你且听道：恨只恨那不孝的奴才，上京赶考，一去数載不归，使你受累三年，孝順公婆，折磨受尽。如今无有别言，只有我死之后，就在阴曹地府保佑于你；候等来世，再报你的恩德吧！

赵五娘　公爹何出此言？罪煞媳妇了！

蔡　父　唉，媳妇啊！

(唱)多謝你这三年苦楚受尽，

　　孝翁姑惊天地感动鬼神。

　　恨伯喈空有那博古学問，

　　倒不如賢德媳万古留名。

　　只覚得咽喉哽四肢力尽，

賢媳妇啊！(吐介)

　　死九泉忘不了服侍之恩。(吐介、死介)

赵五娘　哎呀！

(唱)老年人气不接咽喉气哽，

　　公爹死叫媳妇依靠何人！

　　苦命人遇此事更加苦命，

公爹呀……

〔赵五娘搬尸下，又上〕

赵五娘　(唱)倒不如死黃泉胜此偷生。

且住！年逢荒旱，公婆相継死去，丢我孤身一人，眞是生不如死。公爹一死，家中分文无有，叫我怎样收殮他的尸首？前番婆婆去世，乃是张大公代为收殮，想他屢次周济我家，如今万不能再去开口，这便如何是好？(想介，撫头介)也罢！我不免将这头上青絲剪下，卖得錢鈔，以为成殮之費吧！

(唱)在头上剪青絲血泪滿地，

公爹！婆母！喂呀公爹呀！

　　卖烏云换錢鈔把孝来齐。

　　夫去后我家中一貧如洗，

　　偏又遭年荒旱无食无衣。

　　老婆婆她一死大公周济，

　　不料想我公爹命又归西。

　　家无錢难坏我苦命之女，

　　无奈何剪青絲来办丧仪。

　　剪青絲落地上根根拾起，

　　这烏云它跟我也算命低。

　　伤心泪如涌泉不能由己，

　　前世罪今世受难以推移。

头髮剪下，待我将門儿带好，插上草标，沿途叫卖便了！(出門介)唉，眞眞羞煞人了啊……

(唱)这件事任憑誰也担受不起，

卖髮喲！

　　叫卖髮臉含羞将头来低。

卖、卖、卖头髮呀！

　　是何人来将这头髮买去，

救一救要葬公爹的在世儿媳。

哎呀且住！前街走到后街，不見一人买髮。也罢！待我跪在此地，求人周济。天哪，难道眞眞地叫我无路可走了么！

（唱）只哭得咽喉哑失声阻气，

只哭得眼昏花不辨东西。

只哭得肝胆碎死来活去，

喂呀，老天爷呀！

只哭得泪和血一点一滴。（昏倒介）

〔张广才上〕

张广才　（唱）秋风扑面多悲感，

老眼昏花行路难。

光阴迅速快似箭，

人老何时轉少年！

哎呀，道旁有一女子倒在地上，待我看来！啊，这不是赵五娘么！为何倒臥此地？啊五娘醒来！

赵五娘　（唱）一霎时气不接南北不辨，（起坐介）

张广才　五娘醒来！

赵五娘　（哭介）喂呀……

（唱）見大公止不住伤心泪漣。

张广才　啊五娘，你公爹染病在床，你不在家侍奉，怎么一人出来，为何又倒臥此地呀？

赵五娘　大公啊，我公爹下世去了啊！（哭介）

张广才　怎么，你公爹也下世去了？

赵五娘　正是。

张广才　（哭介）哎老哥哥啊……

赵五娘　（哭介）喂呀……

张广才　你为何又倒在此地呢？

赵五娘　大公有所不知，我公爹一死，家中一无所有，万般无奈，头上剪下青絲，来此长街叫卖。走了半日，并无一人問我，故尔哭倒此地呀！（哭介）

张广才　哦！五娘，你在头上剪下青絲，要卖錢葬你公爹么？

赵五娘　正是。

张广才　唉！似这样的荒年，人难度命，哪有这閑錢买你的头髮呀？縱然有人要买，又能値几何？可怜你这孝道之心哪！（哭介）

赵五娘　哎呀大公啊！这头髮原是不値几文，也是事出无奈，剪这青絲，做个由头，还是与叫化一样啊！（哭介）

张广才　可怜哪可怜！旣然你公爹去世，就該先来对我言講，又何必这样苦化呢？

赵五娘　这个！屡承大公美意，感恩不尽，实在不敢再去求助，大公莫怪。

张广才　話虽如此，你乃女流之輩，怎能担当此事？起来，同我回到你家，办理你公爹丧事。

赵五娘　这个！又要多劳大公，此恩此德，只怕今生不能报答，来生来世，变做犬馬，报答大公了！（哭介）

张广才　何出此言。快快請起！

赵五娘　啊大公！請将这头髮收下。

张广才　这！本当不要你这头髮，誠恐世人不知，如今老汉暫且收下，等你丈夫回来，也好予他看上一看。

赵五娘　多謝大公！

张广才　五娘，随我来！正是：五娘孝道惊天地，（下）

赵五娘　大公仗义世間稀！（哭下）

第二十一場

〔山神、土地上〕

山　神　山神土地，

土　地　全仗灵气。

山　神　請了！

土　地　請了！

山　神　只因陈留郡蔡状元之妻赵氏五娘孝心感动天地，她公婆一死，要堆起新坟，是她独力难成，玉帝勅命，叫我等多派鬼卒，助她一夜堆起。尊神請来传命！

土　地　还是尊神传命！

山　神　一同传命。

土　地
山　神　天灵灵，地灵灵，鬼卒們何在？

众小鬼　（內）唔！（上）

参見山神、土地！有何差遣？

山　神
土　地　玉帝有旨：命我等帮助赵五娘，一夜堆起新坟。

众小鬼　遵命！

山　神
土　地　請！

〔同下〕

第二十二場

赵五娘　（內唱倒板）

赵五娘可算是薄命之女，（上）

（唱）只落得孤伶仃无靠无依。

唉！福无双至，禍不单行！婆婆一死，公爹又故，多亏张大公屢次周济，虽然将公婆葬埋，只是这坟

墓未做，我只好以裙兜土将坟堆起。天哪，天！这也是我赵五娘命中該受此苦也！

（唱）嘆夫君去不归公婆逝去，

堆坟墓兜黃土全憑裙衣。

可怜我孱弱女无有力气，

也不知何日里才能堆齐。

力用尽气又虛倒臥在地，

神恍惚目朦朧稍事歇息。

〔小开門。山神、土地、众小鬼上，吹赵五娘睡介〕

山神
土地　来呀，动起手来！

众小鬼　唔！

〔牌子。众堆坟介〕

众小鬼　坟已堆好。

山神
土地　回复玉帝去者！

众小鬼　唔！

〔山神、土地、众小鬼下〕

〔张广才引众邻人拿鋤上〕

张广才　为人多积善，天保福寿綿。

来此已是蔡家坟墓。（看介）哎呀呀，五娘辛苦了。五娘醒来！

赵五娘　（醒介）原来是大公！

张广才　五娘，你一人几时才能将这坟墓堆好？老汉带了两位邻居，与你帮忙来了。

赵五娘　多謝大公！

〔张广才、赵五娘同看介〕

张广才　啊五娘，你一天便将坟堆了这样高么？哎呀呀，你

是怎样堆得如此之快呀？

赵五娘　哎呀大公啊！媳妇堆坟时节，只觉一陣昏迷，倒臥塵埃，不知怎么便会成了这样高的坟墓了，这不是媳妇堆的呀！

张广才　不是你堆的？哦，是了，想是五娘孝心感动上蒼，神灵暗助，堆成此坟，也未可知？

赵五娘　这个！想必我公婆阴灵所助！

张广才　五娘，你要望空多拜几拜！

赵五娘　遵命！

〔赵五娘拜天、拜墓介〕

张广才　五娘，回家安心居住，待老汉送些柴米与你，再慢慢訪問伯喈的下落便了。

赵五娘　多謝大公！公爹、婆母，恕媳妇不孝之罪了！喂呀……（哭介）

张广才　眞正难得。啊，随老汉回去吧！

赵五娘　喂呀……（哭介）

〔同下〕

第二十三場

〔惜春、柳春、牛桂英上〕

牛桂英　（念）奴本千金女紅妆，配夫新科状元郎。

奴家、牛桂英。配夫蔡伯喈，自从他招贅相府，每日愁眉不展，看他的行动坐臥，好像有什么心事。啊惜春、柳春，想你姑老爷享受着这样的荣华富貴，为何还愁眉不展的哪？难道他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么？

惜　春　哎呀小姐呀！状元老爷前几天还好一点儿，这两天越

发地不对啦！他連走道儿都咳声嘆气啦，坐臥不安，两个眉头子都擰到一块儿去啦，連飯都懶得吃啦！

柳　春　提起吃飯来，那一天开飯的时候，他不吃，后来叫我送到書房里去吃，我就送到書房里去啦，看他拿着一封信，左看右看，都看呆啦，我进去他都不知道，他两只眼睛都出了神，对我說："这書信上写的不对，怎么无有赵五娘的笔迹？即或是請人写的，也該請张大公写呀！"他也不知道我是誰，我又不好搭碴儿。我說："老爷用飯吧！"他一惊，就把信收起来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牛桂英　哦！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嗎？

柳　春　是啊。

惜　春　啊小姐，你把姑老爷請出来，拿話套他，問問他赵五娘、张大公是誰？

牛桂英　啊，这里边儿还有这么多事情哪！你們怎么不早告訴我呀？好，有請姑老爷！

惜　春
柳　春　有請姑老爷！

〔蔡邕上〕

蔡　邕　关河朔雁飞，梧叶滿庭除。
啊小姐！

牛桂英　老爷請坐！

惜　春
柳　春　姑老爷万福！

蔡　邕　罢了。将下官喚来，有何事議？

牛桂英　不是啊！自古道：无事而戚，謂之不詳。你自来我家，每日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你如今还有什么不心滿意足的哪？你可別怪我說你呀，你本是个蓬門

秀才，如今做了高官，有福得会享，可别这么不知足啊！

蔡　邕　唉！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我虽做了高官，哪如那严子陵垂釣魚台！似这样做官，不过是虛度岁月而已！

牛桂英　依你这么說，你是不願意为官嘍？

蔡　邕　我早就辞过官了，怎奈圣上不准，也是枉然！

牛桂英　你辞官不做，为的是什么事啊？

蔡　邕　我呀！

牛桂英　你怎么样啊？

蔡　邕　我家中还有——

牛桂英　你家中还有父母在堂。

蔡　邕　不錯，还有父母在堂。

牛桂英　还有什么人哪？

蔡　邕　这！无有什么人了！

牛桂英　只怕还有！

蔡　邕　呃！无有什么人了！

牛桂英　只怕还有一个张大公吧？

蔡　邕　这个！不錯，有个乡邻张大公。

牛桂英　哦，乡邻张大公？

蔡　邕　不錯。夫人，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牛桂英　什么事我不知道啊！常言道的好：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蔡　邕　哦，夫人还是个秀才啊！

牛桂英　秀才一赶考，可就中了状元啦。

蔡　邕　夫人取笑了。

牛桂英　我再来問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蔡　邕　这个！实在无有人了。

〔惜春、柳春拉牛桂英示提赵五娘介〕

牛桂英　只怕还有个赵什么吧？

蔡　邕　啊！无有赵什么，无有赵什么！

牛桂英　只怕还有个赵五娘吧？

蔡　邕　赵五娘么……

牛桂英　八成儿說对了你的心事啦！

蔡　邕　哎呀賢妻呀！你旣然晓得，我也不隐瞞，这赵五娘乃是我的前妻！

牛桂英　啊！你眞有前妻嗎？

惜　春
柳　春　啊小姐，旣有此事，您快快禀知相爷，参掉他的功名！

牛桂英　好啊！你就快給我說实話吧！

蔡　邕　（跪介）哎呀小姐呀！

牛桂英　（笑介）咳，起来吧！你看你的胆子也太小啦。旣有这个事情，早就該对我說明，将公婆与赵氏姐姐接进府来，同享荣华才是啊。

蔡　邕　欲待說明，又恐小姐不允。

牛桂英　这样吧：待我今晚到我母亲房中，說明此事，請母亲在爹爹面前美言几句，差人将他們一齐接到京中，奴家也好侍奉公婆。

蔡　邕　多謝夫人！

（唱）好个賢德女嬋娟，

待我恩德重如山。

牛桂英　（唱）自古妇随夫心願，

三从四德要周全。

〔蔡邕、牛桂英下，惜春、柳春随下〕

第二十四場

〔二院子引牛旭东上〕

牛旭东　(唱)位极人臣誰不尊，
　　身为宰相压群臣。
　　朝廷待漏五更冷，
　　文武堦前拜至尊。

〔惜春、柳春、牛桂英、牛夫人上〕

牛夫人　(唱)我的儿可称是賢淑秉性，

牛桂英　(唱)怕只怕老爹爹不遂儿心。

〔众进門介〕

牛夫人　相爷！

牛桂英　爹爹万福！

牛旭东　罢了。夫人請坐！

牛夫人　有坐。

牛旭东　我儿你也坐下！

牛桂英　是。

牛旭东　你母女出堂，有何事故？

牛夫人　啊相爷，我女儿終身虽然招贅伯喈，相爷可知道他家中还有何人？

牛旭东　这个！他先前言过，他家中有父母在堂。

牛夫人　他旣有父母在堂，久居此地，何能安然自在呢？

牛旭东　如此就差人将他父母接到京中，同享荣华，也就是了。

牛桂英　爹爹，女儿有言告禀。

牛旭东　我儿有何話講？

牛桂英　啊爹爹，状元不但有父母在堂，而且还有前妻，他来京赴考，别亲三載，今欲归里省亲，女儿意欲同行，特来禀知。

牛旭东　呃！想我乃黃閣名臣，你是香閨貴質，何必顧彼糟糠妇，焉能侍那田舍翁！他久别双亲，差人寄書将他等接来也就是了。汝从来娇养，安能跋涉千里！

牛桂英　爹爹曾观典籍，未聞为妇而不拜姑嫜者，試論綱常，豈有人子而不事父母的？旣承爹爹恩德，卽命状元公修書迎請才是。

牛旭东　我儿可称賢德之妇。来，有請姑老爷！

院子甲　有請姑老爷！

〔蔡邕上〕

蔡　邕　思亲肝腸断，月缺何时圓？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拜揖！

牛旭东
牛夫人　少礼。請坐！

蔡　邕　謝坐。啊夫人！

牛桂英　相公請坐！

蔡　邕　有坐。岳父、岳母喚小婿出来，有何訓教？

牛旭东　啊賢婿，方才小女言道，你双亲在堂，每日悬望。何不修書一封，差人前去迎請来京，同享荣华？

蔡　邕　小婿久有意归家省亲，旣承岳父、岳母盛意，小婿还是归家一行，不知岳父大人尊意如何？

牛旭东　啊賢婿，何必亲自回去？你亲笔修下家書，差一妥当之人，迎請你双亲来京也就是了。来，溶墨伺候！

蔡　邕　遵命！唉！（牌子修書介）

牛旭东　来，传李旺进見！

院子甲　李旺进見！

〔李旺上〕

李　旺　候听指揮台閣下，又聞呼喚画堂前。

参見相爷、夫人、姑老爷、小姐！

牛旭东
牛夫人
蔡　邕
牛小姐　罢了！

李　旺　呼喚小人，有何差遣？

牛旭东　命你去至陈留郡，与姑老爷去下家書，多带銀两，将太老爷、太夫人接来，不得有誤！

蔡　邕　書信在此，多带銀两。将家中之人一齐接来，要紧要紧！

牛桂英　是啊！将姑老爷府上的人，一齐接来！

李　旺　遵命！

蔡　邕　回来，如若寻找不到，可問陈留郡张大公。会見张大公时，替我多多問候。

李　旺　哦，张大公。知道啦。（下）

牛旭东　賢婿不必心焦，数日之后，定有好音。

蔡　邕　多謝岳父大人！

〔同下〕

第二十五場

〔赵五娘上〕

赵五娘　（引）思念夫君，眉常鎖，愁事縈心。

（詩）恼恨伯喈太不仁，

一去数載无信音；
堂前父母全不問，
双双餓死赴幽冥。

奴家、赵五娘。自从丈夫进京赴試，数載未归；陈留郡荒旱三載，公婆双双餓死。我有心进京寻找伯喈，看今晚月朗星稀，不免将公婆容像描画起来，带在身旁，寻找于他便了！

〔“小开門”。赵五娘搬凳出門介〕

赵五娘　唉，公婆啊！
(唱)手提着羊毫笔思前想后，
想公婆犹如在眼前存留。
画起了老公公面黃飢瘦，
画起了老婆婆背駝腰鉤。
画起了老公公竹杖在手，
画起了老婆婆两泪交流。
一霎时二容像俱已画就，(搬凳进門介)
我把它挂一旁細看从头。

公婆容像画好，无有祭礼，这便怎么处？只好用冷水一祭吧！(哭介)
(唱)但願得二公婆天灵保佑，
保佑了你媳妇早把夫投。(睡介)

〔收更介〕

〔张广才上〕

张广才　(唱)天气变正是那深秋时候，
秋风起黃叶落扑面人愁。
似这等寒秋天树枯草莠，
又只見客商們勒馬回头。

老汉、张广才。聞听人言，五娘要进京找寻伯喈，不知可有此事？是老汉带来琵琶一面，雨伞一把，几两散碎銀子，去至她家走走！

（唱）长安城尽都是花花世界，

一个个貪酒色朝去暮来。

移步儿来至在蔡家門外，

叫一声五娘子快把門开。

五娘，开門来！

赵五娘　外面何人叫門？（开門介）哦，原来是大公到了，大公請进！

张广才　請！

赵五娘　大公請坐！

张广才　有坐。

赵五娘　大公請上，受媳妇大礼参拜！

张广才　罢了。

赵五娘　大公駕到寒門，必有訓教？

张广才　聞听人言，你要进京找寻伯喈，不知可有此事？

赵五娘　媳妇正有此意。

张广才　一路之上，可有盘費？

赵五娘　似这样飢荒年月，一身难保一口，哪有盘費！只好乞討而去了啊！（哭介）

张广才　唉，苦煞你了！老汉带来琵琶一面，雨伞一把，还有几两散碎銀子，你且收下。

赵五娘　这个！前恩未报，新恩又至，媳妇不敢受的。

张广才　收下了吧。

赵五娘　多謝大公！

张广才　唔呼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赵五娘　(惊跪介)怎么是媳妇的不是？

张广才　你方才言道，这飢荒年月，一身难保一口，你哪里来的銀錢画影呢？

赵五娘　这个么，啊大公，这容像不是花錢画的。

张广才　啊！是何人画的？

赵五娘　是媳妇在月光之下，水墨丹青，自己描画的。

张广才　哦！是五娘你在月光之下，水墨丹青，自己描画的么？

赵五娘　正是。

张广才　若是画工画的，老汉倒不要細看；旣是五娘的水墨丹青，老汉定要瞻仰瞻仰。

赵五娘　待媳妇展挂起来。

张广才　(看介)老哥！老嫂！唉，哥嫂啊！

(唱)見容像不由我心中酸痛，

点点珠泪洒前胸。

画老哥手扶拐缺少行动，

画老嫂两鬢白乱髮蓬松。

空养那蔡伯喈終有何用？

生不能养老死不能送終。

赵五娘啊！

你的孝心感动天和地，

画公婆如在世一模相同。

好好收起来吧！

赵五娘　遵命！媳妇还要到坟前拜别。

张广才　老汉奉陪。将門带好！

赵五娘　遵命！

〔张广才、赵五娘圓場〕

张广才　(唱)适才言語来叮嚀，

赵五娘　（唱）大公訓教謹記心。
张广才　（唱）走过青松和白岭，
赵五娘　（唱）来此已是公婆坟。
　　　　唉，公婆啊！
　　　　（唱西皮二六板）
　　　　　　屈膝跌跪哀言禀：
　　　　　　尊声公婆在天灵！
　　　　　　媳妇此次京城进，
　　　　　　去寻伯喈把理評。
　　　　　　多蒙大公施惻隐，
　　　　　　屡次开恩周济貧。
　　　　　　但願得二公婆多显灵应，
　　　　公婆啊……
　　　　　　保佑你媳妇早早到京。
　　　　啊大公，媳妇不去了！
张广才　啊，怎么你又不去了？
赵五娘　媳妇走后，公婆坟墓，无人照管。
张广才　五娘，你来看，老汉在世一日，与你照管一日，老汉倘有不测，那就难以效劳了。
赵五娘　多謝大公。媳妇拜别了！
张广才　且慢！老汉有几句言語囑咐，你要牢牢謹記！
　　　　（唱西皮慢板）
　　　　　　叫一声五娘且慢行，
　　　　　　老汉言語謹記心。
　　　　　　身上背定公婆影，
　　　　　　鞋弓脚小步难行。
　　　　　　逢人只說三分話，

君子旁边有小人。
五娘此番把京进，
会着伯喈把理評。
倘若伯喈不相認，
怀抱琵琶訴苦情：
你莫說公婆丧了命，
你莫說头上剪烏云，
你莫說乡里来帮襯，
你莫說兜土堆新坟；
你就說公婆堂前等，
叫他急速轉家門。
五娘一路要謹愼，
但願得早去早回程。

赵五娘　大公啊！
(唱)大公不必細叮嚀，
囑咐言語謹記心。
身上背定公婆影，
鞋弓脚小步难行。
逢人只說三分語，
君子旁边有小人。
倘若伯喈不相認，
怀抱琵琶訴苦情：
我不說公婆丧了命，
我不說头上剪烏云，
我不說乡里来帮襯，
我不說兜土堆新坟；
我只說公婆堂前等，

叫他急速轉家門。

拜别大公上路径，

张广才　五娘轉来！

赵五娘　呀！

（唱）大公有話快言明。

张广才　五娘啊！

（唱）叫一声五娘且慢走，

老汉言来記心头。

你公婆坟墓我看守，

五娘此去莫担忧。

老汉今年七十九，

比你公婆少二秋。

本当与你同行走，

怕的是有命去无命回头。

但願得五娘回来后，

落一个美名万古留。

赵五娘　大公啊！

（唱）大公不必泪双流，

媳妇言来听从头：

公婆坟墓你看守，

我今放心不担忧。

唯願大公活百寿，

唯願大公活千秋。

双膝跌跪忙叩首，

公婆啊！

含悲忍泪把京投。

大公！公婆！唉，大公啊！（哭下）

张广才　五娘慢走，恕老汉不能远送了！

(唱)忘恩无义蔡伯喈，

一去京城不回来。

但願他回来时我命还在，

見面时問一問那不孝的奴才。(下)

第二十六場

〔惜春、柳春引蔡邕、牛桂英上〕

蔡　邕　(唱)实感謝賢德妻喜之不尽，

我爹娘倘若到决不忘恩。

牛桂英　(唱)自古道夫与妇賢愚何論，

二公婆若到此当尽孝心。

蔡　邕　夫人請坐！

牛桂英　老爷請坐！

蔡　邕　承蒙夫人在岳父、岳母台前說明下官家中之事，現已差人下書，不知何日可以回来？下官在弥陀寺中許下香願，哀求神圣，保佑爹娘早早到京。今乃望日，下官要前去焚香，夫人意下如何？

牛桂英　旣然老爷許下香愿，前去焚香，也替妾身哀求哀求神圣。

蔡　邕　如此，夫人請至后面。

牛桂英　是。

〔牛桂英下，惜春、柳春随下〕

蔡　邕　家院們走上！

〔二院子上〕

二院子　参見老爷！

蔡　邕　吩咐外厢带馬，弥陀寺去者！

二院子　是。人役們走上！

〔四龙套上〕

二院子　带馬弥陀寺去者！

四龙套　啊！

〔蔡邕上馬介，同下〕

第二十七場

〔慧兰由下場門上，扫地介。赵五娘由上場門上〕

赵五娘　跋涉实难挨，形似女乞丐。

来此已是尼庵，待我上前求化。啊师傅！

慧　兰　原来是位女施主。看你相貌不俗，怀抱琵琶，到此何事？

赵五娘　师傅有所不知，公婆下世，是我来到京城，寻找丈夫来的。

慧　兰　你丈夫姓甚名誰，做何生理？

赵五娘　我丈夫数載以前，进京赶考，名叫蔡伯喈。

慧　兰　这蔡伯喈么？

赵五娘　正是。

慧　兰　可是陈留郡人氏？

赵五娘　正是。师傅怎么知道？

慧　兰　这个！就怕不是这位蔡伯喈吧！他乃是前几年的状元，后在牛相府內招亲。

赵五娘　在牛相府招亲了么？（想介）大量必是此人，只是难以相見。

慧　兰　巧得很，今早聞听隔壁弥陀寺中人言講，状元老爷午时要来焚香，你去到弥陀寺观看，便知分晓。如果眞的他在牛相府，我們出家人倒是常常进去，和

小姐也可常見。那时，我借两件道家衣服与你，可借化緣为由，夫妻相会，也未可知。

赵五娘　如此，多謝师傅！这弥陀寺現在哪里？

慧　兰　喏喏喏，就在这隔壁，紅牆大院，壁上有“阿弥陀佛”四个大字的便是。你去吧，天不早了，回来請到小庵，小尼等你就是。

赵五娘　多謝师傅！

慧　兰　我在院內等着你！（笑介，下）

赵五娘　哎呀，这师傅倒也爽快得很。待我前去看来！（圓場）来此已是，待我进庙。

〔西来上〕

西　来　这一女子，怀抱琵琶，前来做甚哪？

赵五娘　啊老师傅！我要在宝刹借个地方，祭奠祭奠我的公婆。

西　来　哎呀，今日状元老爷要来焚香，你若撞着于他，那还了得！

赵五娘　不妨事，我随便什么所在皆可，求大师傅慈悲慈悲吧！（哭介）

西　来　哎呀呀，看你一点孝心，来来来，你就在此处吧！

赵五娘　多謝大师傅！

〔赵五娘挂像，跪，叩头介〕

〔院子上〕

院　子　老和尚！

西　来　有。

院　子　状元老爷到！

西　来　哦，是是是。

〔赵五娘叩头介，下〕

〔吹打。四龙套，院子、蔡邕上〕

〔小过門。蔡邕拜佛介，畢，西来献茶，蔡看挂像惊介〕

蔡　邕　和尚，这张影像是哪里来的？

西　来　启禀老爷：方才来了一位貧妇，在此悬挂的。

蔡　邕　这貧妇呢？

西　来　她走了。

蔡　邕　来，将这影像取下带回。

院子甲　是。

〔院子甲取画介，赵五娘暗上，偷看介〕

蔡　邕　来，带馬！

〔四龙套、二院子、蔡邕下〕

西　来　你公婆的影像被他带去了。

赵五娘　原要他带去。

西　来　女施主，我們这里不便留宿，請施主另寻宿处吧！

赵五娘　告辞了！

〔赵五娘出門，西来关門下〕

赵五娘　哎呀呀，他分明是我丈夫蔡伯喈，只是我怎样見面呢？（想介）哦，有了，待我去找那尼庵师傅，求她带我同进相府便了。（下）

第二十八場

〔惜春、柳春引牛桂英上〕

牛桂英　（唱）終朝每日眉常鎖，
　　　　　　不知何日見公婆。

〔慧兰、赵五娘上〕

赵五娘　师傅慈悲重，幸遇有緣人。

慧　兰　幸喜进得相府，来此已是小姐臥室。待我上前。

赵五娘　有劳师傅。

慧　兰　丫鬟姐，小尼来了。

惜　春　哎哟，慧兰师傅来啦！

慧　兰　不錯，小尼来了。

惜　春　这是誰呀？

慧　兰　这是我的道友，她要見小姐結緣。

惜　春　好好好，我們小姐正在想你，你快进来吧！

慧　兰　小姐在哪里？小姐在……哎呀呀，阿弥陀佛！啊小姐，这是我的道友。見过小姐！

赵五娘　小尼稽首！

慧　兰　見过众位姑娘！

赵五娘　众位姑娘！

慧　兰　啊小姐，我这位道友是极聪明的，琴棋書画，諸子百家，无一不晓。你們在此談談，我去見見老夫人去，我庵中尙有他事，我回来就不到小姐这里来了。

牛桂英　你坐一会儿再去吧。

慧　兰　許久未見老夫人，我要去看上一看。（下）

牛桂英　那一道姑，方才听慧兰师傅言道，你琴棋書画，諸子百家，无一不通。你就住在我府中，陪伴于我，豈不是好么？

赵五娘　只怕貧道无福，不中夫人之意，若得收留，感恩非浅。

牛桂英　我且問你，你还是自幼出家，还是半路出家呢？

赵五娘　我么，是昨天出家的。

牛桂英　（笑介）怎么，昨天出的家嗎？

赵五娘　实不相瞞，貧道是嫁过丈夫的。

牛桂英　啊，你旣有丈夫，我这儿就难以收留啦。

赵五娘　这个！貧道此来，一則募化，二則是来寻丈夫的。

牛桂英　你丈夫姓甚名誰，为何到我府里来找呢？

赵五娘　貧道的丈夫姓蔡名伯喈，聞听人說他是住在牛相府廊下的。

牛桂英　惜春、柳春，我們府里可有个蔡伯喈嗎？

惜　春
柳　春　我們府里，上上下下的人我們都知道，幷沒有这个蔡伯喈呀！別听她的，她旣出家，怎么又会有丈夫哪？这个慧兰师傅也不好，怎么把她带到我們这儿来啦！小姐快叫她出去吧！

牛桂英　啊，那一貧妇，你还是回慧师傅菴里去吧，我送你一点儿斋粮就是。

赵五娘　哎呀小姐呀！想我公婆一死，我才出家，待等寻着丈夫，将家中之事，对他說明，我便一心出家。聞得他在相府，怎么又說无有？哎呀呀，我眞眞地无路可归了！

惜　春
柳　春　小姐，您別听她这些話，叫她去吧。

牛桂英　慢着！看她幷非等閑之人，莫若将她留在府中，暫住一两天，等訪到她的丈夫，讓她認下，也是一樁好事。

惜　春
柳　春　您眞是大慈大悲。还不謝謝小姐！

赵五娘　多謝小姐美意！

牛桂英　可是你身上的孝服得換換。

赵五娘　这个！貧道有一十二年重孝在身，不敢更換。

牛桂英　孝服不过是三年，哪有十二年之理哪？

惜　春
柳　春　小姐您听听，事情来了吧，孝服还有一十二年的？您叫她出去，少管閑事吧！

赵五娘　二位姑娘有所不知，我公公死了，要穿孝三年；我婆婆死了，也要穿孝三年；薄命丈夫留落京中，不知父母双亡，我替他穿孝六年，共为一十二年哪！（哭介）

牛桂英　好个孝道的媳妇！唉！

赵五娘　小姐为何也嘆起气来了？

牛桂英　唉！嘆只嘆你这样行孝，公婆可是又全死啦。想我空有公婆，不能侍奉，豈不愧煞人也！

赵五娘　哦，小姐家有公婆在堂，不能尽孝么？請問小姐，配的这位姑老爷是哪里人氏，姓甚名誰，因何不能回家呢？

牛桂英　哎喲！（羞介）

惜　春
柳　春　喲，你連我們家姑老爷的名字都不知道嗎？

赵五娘　倒也不知。

惜　春
柳　春　哈哈！連驢还有两只耳朵哪，何况人乎？我告訴你：我們姑老爷是陈留郡人氏，蔡状元！你知道了吧？

赵五娘　哦哦哦，蔡状元！敢是蔡邕？

惜　春
柳　春　好大胆！你怎么說起我們姑老爷的名字来啦？打嘴！打嘴！（打赵五娘介）

牛桂英　别打，别打。你怎么也知道状元老爷的名字哪？

赵五娘　不但知道他的名字，連他家中所有之人，我全知道。

牛桂英　哦，你全知道？你說給我听听。

赵五娘　方才小姐言道，他家有父母，你不能尽孝，我想若是接到此地，倒怕是一件为难的事了。

牛桂英　怎么会为难哪？

赵五娘　他家有前妻赵氏五娘，若是接到此地，恐与小姐不

能相和吧？

牛桂英　这是什么話哪！要是五娘姐姐到此，她为姐，我为妹，这是理所当然哪。

赵五娘　哦，若是五娘到此，你与她“姐妹”相称么？

牛桂英　不錯。

赵五娘　只怕是未必吧？

牛桂英　这还有什么假的不成嗎！

赵五娘　要是五娘到此，你必須要迎接于她！

牛桂英　那个自然。

赵五娘　小姐可有二意？

牛桂英　决无二意。

惜　春
柳　春　你管得着这些事嗎？你給我滚出去吧！（打赵五娘嘴巴介）

牛桂英　你二人休得如此！

赵五娘　我看你未必这样大量吧！

牛桂英　呃！她若来时，我一定拿她当亲姐姐看待。

赵五娘　你拿她当亲姐姐看待么？

牛桂英　那是一定的。

赵五娘　不可反悔！

牛桂英　豈能反悔哪。

赵五娘　我啊……

牛桂英　你怎么样啊？

赵五娘　我、我、我……就是赵五娘啊！（哭介）

牛桂英　啊！你就是五娘姐姐嗎？

赵五娘　正是。

〔牛桂英抱赵五娘哭介〕

牛桂英　哎呀，我那苦命的姐姐呀！

〔惜春、柳春伸舌介〕

牛桂英　惜春，柳春，見过大奶奶！

赵五娘　慢来，少打两个嘴巴也就是了！

〔惜春、柳春跪介〕

赵五娘　起来！

牛桂英　姐姐，怎样得到此地呢？

赵五娘　只因公婆双双下世，一路之上，乞討来的呀！（哭介）

牛桂英　眞苦了你啦。請到后面更衣吧。

赵五娘　且慢！待我見見那不义的丈夫，他看我这般光景，才知道我的苦楚。

牛桂英　姐姐，要是他昧心不認，你待如何哪？

赵五娘　这个！只好任凴于他。

牛桂英　这样吧：姐姐諸子百家，无一不晓，莫若在他書房，題下詩句，打动于他，你看如何？

赵五娘　就依小姐。

牛桂英　惜春、柳春，快去看看老爷可在書房，快来禀我知道。

惜春
柳春　是。（下）

牛桂英　姐姐請坐！

赵五娘　有坐。

牛桂英　一路之上，受尽辛苦，皆是小妹我連累姐姐了。

赵五娘　唉！也是我命該如此。

牛桂英　唉！眞苦了你啦。

〔惜春、柳春上〕

惜春
柳春　小姐，老爷不在書房。

牛桂英　好，姐姐，你我去到書房。

赵五娘　有劳小姐。

〔众圆場〕

牛桂英　惜春、柳春，你二人在書房外边看着，老爷到此，速来禀报。姐姐，快快进去。

赵五娘　是。

〔众进門，赵五娘与像題詩介，惜春、柳春見容像点头介〕

惜　春
柳　春　老爷来啦！

牛桂英　姐姐，你我先躲避起来。

〔众同下〕

〔蔡邕上〕

蔡　邕　（唱）見影像只覚得三魂飄蕩，

难道說二爹娘命归西方？（看像介）

啊，这是何人来到書房？（看介）哎呀呀，墨迹未干，乃是刚題的詩句，待我看个明白。

（念）昆山有良璧，

郁郁璠璵姿。

嗟彼一点瑕，

掩此連城瑜。

人生非孔顏，

名节鮮不亏。

拙哉西河守，

胡不如皋魚！

宋弘既以义，

王允何其愚？

风木有余恨，

連理无傍枝。

寄語青云客，

愼勿乖天彝。

啊，誰人来此？（放像介）看这容像，頗似我父母再生；看这詩句，頗似我妻赵五娘口气。唉，笔迹也像，况且墨迹未干，难道她……来到此地了么？

〔惜春、柳春、牛桂英上〕

惜　春
柳　春　小姐来啦！

〔蔡邕收像介〕

蔡　邕　夫人！

牛桂英　老爷！您一个人儿在書房干什么哪？

蔡　邕　夫人来得正好，方才不知何人，在这房內題得詩句，你来看，这墨迹还未干呢。

牛桂英　上面写的是什么言詞哪？

蔡　邕　上面写的都是下官的心事。

牛桂英　旣然如此，就該訪查訪查此人才是呀。

蔡　邕　唉！哪里去訪？此时我心乱如麻，恨不得一时見着双亲。

牛桂英　双亲恐怕难見了吧！你看这詩句像是誰的口气哪？

蔡　邕　看此詩句，好似——（四望介）

牛桂英　好似什么呀？

蔡　邕　好似我妻赵五娘的口气。

牛桂英　要是那赵五娘眞来啦，你認她不認哪？

蔡　邕　夫人說哪里話来？想那五娘，終是我的妻房，哪有不認之理！

牛桂英　此人可狼狽的很哪！

蔡　邕　啊夫人，难道她来了么？

牛桂英　襤褸之人，只怕你不認她吧？

蔡　邕　她若来了，下官必当重报她替我孝順父母之恩，焉有不認之理！

牛桂英　哦，你报她替你孝順父母之恩，一定認她？你可别改口啊！

蔡　邕　下官豈是那势力小人！

牛桂英　好！来，有請大奶奶！

惜　春
柳　春　有請大奶奶。

〔赵五娘上，蔡邕惊看介〕

牛桂英　你看那是誰？

蔡　邕　哎呀夫——

牛桂英　哼！

〔蔡邕惊轉向牛桂英介〕

蔡　邕　啊夫人！

牛桂英　呸！夫人在那儿哪！

蔡　邕　唉！夫人哪！

〔蔡邕、赵五娘同哭介〕

蔡　邕　唉！苦煞你了！因何至此？

赵五娘　公婆已死，无路可归，故尔寻你来了。

蔡　邕　这可是爹娘的影像？

赵五娘　正是。

蔡　邕　唉，爹娘啊！（哭介）

赵五娘　公婆呀！（哭介）

〔蔡邕、赵五娘同跪，哭介〕

牛桂英　你們别哭啦，先替姐姐换了衣服，見过我爹爹、母亲，奏明圣上，还乡上坟要紧。

蔡　邕　全仗夫人。請至后面。

〔众同下〕

第二十九場

〔张广才上〕

张广才　（唱“哭相思”）

奉劝世人須学好，

莫学浪子无下梢。

光阴似箭催人老，

唉！

莫把紅塵一旦抛。

老汉、张广才。祖居陈留郡。只因蔡伯喈上京求名，撇下他二老爹娘，一去数载，未見回音，哭坏了他一双爹娘。又逢陈留郡干旱三載，他一双爹娘就冻餓而死。好一个赵五娘子，剪下头髮，拿到长街去卖，卖了銀錢，将他公婆埋葬。家中之事，交与我老汉照管，她身背琵琶，往京都寻找她丈夫去了。是我这几日身有小恙，未曾出門。今日天气清和，不免去到蔡家坟前走走。啊邻舍們，我到蔡家坟前去了，拜托列位，照应照应門戶。

邻　舍　（內）你病体才好，不去也罢！

张广才　朋友之托，焉有不去之理！

邻　舍　（內）如此早去早回！

张广才　晓得。（出門介）唉！这几日未曾出門，今日出得門来，又是一派天气也！

（唱）黃叶飘飘树叶落寒风来到，

〔烏鴉叫介，张广才抬头望介〕

张广才　哦哦哦，原来是寒烏乱叫。当年那蔡伯喈上京求名

之时，就是寒鳥乱叫；今日老汉到他坟前扫松，又是寒鳥乱叫，啊寒鳥哇寒鳥，你怎不捎書，你怎不带信，鳥，鳥，鳥！

(唱)怎不传書把信捎？

移步儿来至在三岔路道，(跌倒介)

唔呦呦呦……

是何物将老汉絆了一跤？

原来是个大树根。这盗树之人好不知分晓，大道旁边許多树木不盗，单单盗去蔡家树木。哎！

(唱)駡一声盗木人好不知分晓，

单单盗去蔡家树梢。

移步儿来至在羊腸小道，

哦哦哦！

(念)我急急走急急跑，

急急忙忙到荒郊。

去到蔡家坟前把松扫，

(唱)只为当年旧故交。啊啊啊……旧故交。

李　旺　(內)走哇！(上)

(唱)三里走过桃花店，

五里又走杏花村。

将身儿来至在三岔路道，

見了公公借問一声。

在下、李旺。奉了蔡老爷之命，去至陈留郡下書，行了多日，还沒找到。来此已是三岔路口，那旁有一位老人家，待我借問一声。嘿，老人家，請来見礼！

张广才　哦哦哦！

（念数板）

老迈年高，老迈年高，
只为当年旧故交。
他自己儿子不行孝，
留下駡名万古标。
老汉亲来到，
顧不得年紀老路途遙。
亲到坟前把松扫，
以免旁人耻笑，旁人耻笑。

李　旺　老人家，請来見礼！
张广才　小哥，敢莫是失迷路途？
李　旺　正是失迷路途。
张广才　你問的是哪里？
李　旺　請問老人家，这陈留郡在哪儿？
张广才　小哥，你問陈留郡么？你看此处一带地方，俱屬陈留郡所管。
李　旺　哎呀，可找到啦，阿弥陀佛！請問老人家，这儿可有个蔡家府？
张广才　啊，我們这里只有个蔡家庄，无有什么蔡家府啊！
李　旺　老人家有所不知，先前是蔡家庄，如今蔡家有人在京里做了大官啦，就叫蔡家府啦。
张广才　哦，蔡家有人做了大官了。但不知什么人做了大官，他叫什么名字啊？
李　旺　他叫——
张广才　啊，你怎么不講啊？
李　旺　我家老爷叫“不道諱”。
张广才　什么叫“不道諱”呀？

李　旺　您不知道，先前有人說了我們老爷的名諱，責打了四十大板。我不敢講。

张广才　小哥，你看这四下无人，但講何妨？

李　旺　講得的？

张广才　講得的。

李　旺　您进前来。他叫蔡伯喈。

张广才　你高声些！

李　旺　他叫蔡伯喈！

张广才　嘟！

（唱）休要提起蔡伯喈！

李　旺　（干唱）你那里为何唱起来？

张广才　唉！

（唱）不由老汉怒滿胸怀。

他叫蔡伯喈？啊小哥，你叫什么名字？

李　旺　小子李旺。

张广才　原来是李旺哥！

李　旺　豈敢！請問你老人家貴姓大名？

张广才　老汉张广才。

李　旺　原来张老人家，失敬啦！

张广才　小哥，你做什么来了？

李　旺　我下書来啦。

张广才　啊，盗树来了？

李　旺　不是，我下家書来啦。

张广才　哦，送家信来了？

李　旺　正是。

张广才　你呀，来迟了。

李　旺　怎么来迟啦？

张广才　蔡家的人儿，老的死了，小的上京去了，豈不是来迟了么！

李　旺　如此說，眞来迟啦！唉，空走一遭。請問你老人家，有一位张大公住在哪儿哪？

张广才　哦，你問的是张广才？

李　旺　张大公！

张广才　张广才！

李　旺　我問的是张大公。

张广才　小哥，我对你說：张大公就是张广才，张广才就是张大公。这"大公"二字，是人奉承他的。

李　旺　哦，原来如此。請問你老人家，您在哪儿住哇？

张广才　你家老爷还想到这张大公么？

李　旺　咳，你老人家不知道，我告訴您吧：我家老爷虽然做官，他是君子不忘旧，天天起来，喝茶也是张大公，吃飯也是张大公，那一天他出恭拉不出来，他还說哪：哎喲，我的张大公噢！

张广才　取笑了！

李　旺　您告訴我，您在哪儿住，我給您請安去。

张广才　啱啱啱，老汉就是张大公。

李　旺　哎呀呀，小子不知，多有得罪。

张广才　豈敢豈敢！你叫什么名字？

李　旺　方才說过了，小子李旺。

张广才　哦，原来是李旺哥！

李　旺　不敢当不敢当！我来迟啦，虽然沒見着蔡家人，見着您老人家，我也好回去交差啦。

张广才　小哥此来，你这就回去，豈不是空走一遭？

李　旺　咳，老人家，他家里沒人，只好回去交差。

张广才　如此說来，你何不到他家坟前祝告祝告，讓他那去世的先人知道他的儿子在外面做了官了，也好讓他的父母在九泉之下欢喜欢喜，你也好去交差呀！

李　旺　这个！我又不知道他家的坟墓在哪儿，我怎么去呀？

张广才　待我告訴于你：前面石头牌坊，里面烏騰騰地那就是蔡家的坟墓。

李　旺　哦哦哦，我看見啦，烏騰騰地好风水呀！难怪他們的后輩做大官哪。我們家的坟地再沒有这样。从哪儿过去呀？

张广才　待老汉領你前去。

李　旺　多謝老人家！

张广才　（唱）小哥哥，随我来！

来来来你随我到荒郊外。

这就是忘恩負义的蔡伯喈他父母的新坟台，

是老汉亲手建造将他葬埋。

李　旺　这个地方就是？

张广才　这就是蔡家的坟台。

李　旺　那么我磕个头吧！

张广才　你将棍儿放下，包裹打开，将書信頂在头上，跪在这里，照我的言語学說。

李　旺　哦，将棍儿放下，包裹打开，将書信頂在头上，跪在这儿，照您的話学說，您說什么，我說什么？

张广才　不錯。

李　旺　好，就那么办，不会錯一个字。

张广才　唉，老哥哥！

李　旺　唉，老哥哥！

张广才　咳，錯了！

李　旺　咳，錯了！

张广才　咳咳咳！

李　旺　咳咳咳！

张广才　哎呀呀，我叫他老哥哥，你怎么也叫他老哥哥呢？

李　旺　您不是叫我照您的話学嗎？

张广才　呃！你叫不得老哥哥！

李　旺　我叫他什么？

张广才　你要叫太老爷。

李　旺　噢，要叫太老爷？

张广才　正是。

李　旺　您早点儿告訴我呀。再来，再来！

张广才　唉，老哥哥！

李　旺　唉，太老爷！

张广才　对了。

李　旺　对了。

张广才　呃，“对了”不要。

李　旺　呃，“对了”不要。

张广才　哎呀呀，又錯了！又錯了！

李　旺　怎么又錯啦？

张广才　这“对了”不要。

李　旺　再来，再来！

张广才　唉，老哥哥！

李　旺　唉，太老爷！“对了不要”。

张广才　着哇！你的儿子在京中做官，与你带来万金家書，你是怎的不言，怎的不語！

李　旺　咳，老人家，太老爷他們是死了的人啦，要是說了話，豈不是鬧鬼嗎？你也跑啦，我也跑啦！

张广才　唔，不能說話的？

李　旺　不能說話。

张广才　老汉替他講上几句可使得？

李　旺　那倒使得。

张广才　嘟，我把你这小奴才！你上京求名，一去数載，无有音信回来，如今我二老冻餓而死，你也有万金家書回来了，我恨不得吃尔之肉，喝尔之血，我打死你这个奴才！

李　旺　嘿嘿嘿，老人家，您别生气，是我！

张广才　哦哦哦，打錯了！

李　旺　好啦，祝告完啦，我要告辞啦！

张广才　小哥，到我家吃杯茶再走。

李　旺　請問老人家，府上离此多远？

张广才　三里之遙。

李　旺　三里路来回六里路，吃杯茶不上算，我領情啦，告辞啦！

张广才　小哥，你要回去么？請上受我一拜！

李　旺　哎喲，老人家，您这一拜，豈不折死小人啦？

张广才　我拜的不是你呀！

李　旺　拜的是誰呀？

张广才　拜的是那忘恩負义的——

(唱)蔡伯喈！

小哥哥你在这荒郊外，

听老汉把蔡家的事儿誰是誰非一一从头說开怀。

蔡伯喈求功名去京有三載，

在家中撇下了二老萱台。

他父母为他把双眼哭坏，
五娘子終朝每日泪洒在胸怀。
似这样賢德的媳妇令人眞可爱，
那时节老汉我日里送米夜間又送柴。
遭不幸陈留郡干旱有三載，
可嘆他二老双双而死一命赴阳台。
五娘子剪下了青絲到长街去卖，
卖来了銀錢把公婆来葬埋。
身背着琵琶往那京都地界，
但願他夫妻見面到老和諧。
有劳你小哥哥与我把信来带，
你叫那忘恩負义的蔡伯喈早早的回家来。
倘若是蔡伯喈他佯睬不睬，
你問他身从哪里来？
他把那父母的恩情抛至在那九霄云外，
他把那养育的恩德一旦都丢开。
倘若是蔡伯喈他把良心来坏，
小哥哥你就說：在陈留郡荒郊外遇見个老汉叫张广才。
我这里一个拜，再一个拜——
你叫他早早的回来祭扫坟台。

李　旺　好啦，您說的这些話，我都記住啦。我要跟您告辞啦！

张广才　（念）有劳小哥把信捎，

李　旺　有恩之人必酬报。
你我今日分别了，

张广才　小哥！

明春还要走一遭。

李　旺　哎，老人家，我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这时候怎么我又迷住啦，要从哪条路出去呀？

张广才　哦，敢莫是迷了路径？

李　旺　正是。請老人家指引指引。

张广才　喏喏喏，你打从此处出去，前面三岔路口，朝西一轉，順着大路就是上京的大道了。

李　旺　哎呀呀，眞是的，我来的时候清清楚楚，这时候說了几句話，把方向就給迷住啦，如此多謝你老人家啦！

张广才　豈敢！

李　旺　告辞啦！

张广才　不送了。

李　旺　告辞啦！

张广才　不送了。請哪！請哪！

李　旺
张广才　請！

〔李旺、张广才分下〕

第三十場

〔"乾牌子"。四龙套、院子、惜春、柳春、牛桂英、赵五娘、蔡邕上〕

蔡　邕　感吾皇隆恩深厚，奉圣旨扫祭坟台。

来，开道！

四龙套　啊！

〔众圓場〕

李　旺　(內)李旺求見！

蔡　邕　旗門列开！喚他前来！

〔李旺上〕

李　旺　李旺叩头！

蔡　邕　李旺回来了，下書見着誰来？

李　旺　見过了张大公，还有太老爷、太夫人的坟墓。

蔡　邕　好，先到坟前一祭！

李　旺　打道蔡家坟墓！

〔牌子。众圓場。蔡邕、赵五娘、牛桂英祭坟介，哭介〕

蔡　邕　(唱)都只为求功名把父母抛掉，

儿的罪恶犯千条。

从今后功名儿不要，

儿的爹娘啊……

〔张广才上〕

张广才　(唱)老汉亲自来观瞧。

李　旺　张大公来啦！

蔡　邕　哦，张大公来了，哎呀大公啊！

〔蔡邕拜，赵五娘、牛桂英随拜介〕

张广才　蔡伯喈，我把你这小奴才，看你今日有何顏面見我？我要替你那死在九泉之下的父母，教訓你这不孝的奴才！

赵五娘　(跪介)还求大公寬恕！

张广才　这是何人？

李　旺　我方才問过啦，这就是赵氏夫人。

张广才　你就是五娘么？哎呀呀，你穿了几件好衣服，我就不認得你了。好好好，你还与他講情，眞眞难得！看在你的份上，将他饒恕。

蔡　邕
赵五娘　多謝大公！
牛桂英

〔张广才指牛桂英問介〕

张广才　这位又是何人呢？

李　旺　这位就是状元老爷在相府招贅的牛小姐。

张广才　哦，这个奴才在京中不能回来就为的是她呀！咳！不是我說呀，你乃是相府千金小姐，难道就不晓得为人尽孝么？哼哼！

赵五娘　啊大公，若不亏了小姐，还是不能回来，她乃是个好人。

张大公　唔，她是个好人？哎呀小姐，老汉我平生心直口快，若有人做事不好，我定要說将出来；如若是个好人么，我就欽佩的了。

〔幕內：聖旨下！〕

蔡　邕　香案接旨！

〔吹打。四龙套、牛旭东上，县官随上〕

牛旭东　圣旨下，跪！

蔡　邕　万岁！

牛旭东　奉天承运，皇帝詔曰："議郎蔡邕，篤于孝行，富貴不足以解忧，朕聞心喜，封为中郎将，妻赵氏封陈留郡夫人，牛氏封河南郡夫人，限日赴京。蔡父从簡贈十六勛，母秦氏贈天水郡夫人，邻人张广才朕聞高义，封为义勇大夫。"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蔡　邕
赵五娘　万万岁！
牛桂英

〔蔡邕跪介，张广才、赵五娘、牛桂英随跪介〕

蔡　邕　有劳岳父大人押旨前来！

牛旭东　此处幷非講話之所，本处知县在此候接。

县　官　参見大人！

蔡　邕　罢了。轉至县衙再議。正是：

还居墓茨已三年，

牛旭东　今日丹書下九天；

赵五娘
牛桂英　莫道名高与爵显，

张广才　須知子孝共妻賢。

众　請！

〔尾声，同下〕

荆 釵 記

李丹林藏本

提　　要

錢載和有女玉蓮，拟許旧友王氏之子十朋，繼室孙氏則欲嫁与己侄汝权，互爭不决，因取两家聘物使玉蓮自择。玉蓮选十朋所送荆釵，遂嫁十朋。十朋赴考得中，因未允秦檜招贅，被謫潮州僉判；孙汝权假造十朋家書，言十朋已在相府招亲，并改玉蓮为妾。孙氏因逼玉蓮改嫁汝权。玉蓮投江，为福建安撫史邓杰侯所救。

十朋遣人接母至潮州，聞玉蓮噩耗，哀痛几絕，拟寻汝权辯理，而汝权亦因玉蓮死亦自投江。时邓杰侯携夫人出巡潮州，伪称有女，强婚十朋，更索荆釵为聘。洞房之夕，眞相始明。

第　一　場

〔孙汝权上〕

孙汝权　(詩)家中豪富广田园，

园亮珍珠大似拳；

白銀积累如土块，

黃金堆垛似方磚。

我、孙汝权。是这城里第一家大財主。我有一个姑媽，許配錢貢元。我姑父有一个前妻的女儿，名喚玉蓮，长得是又勾勾、又丢丢，我惦記着她可不是一天啦；我姑媽哪，也有心給我。今天不免找我姑媽提提此事，就是这个主意。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見着姑媽事准成。(下)

第　二　場

〔錢載和上〕

錢載和　(引)鬢髮皤然，居林下，一家平安。

(詩)白髮蒼蒼鬢若霜，

老来无子实可伤；

箕裘事业誰承継？

詩礼传家孰紹芳！

老夫、姓錢名載和，温州城人氏。昔日黌門曾考中貢元。不幸先妻亡逝。只生一女，名喚玉蓮，年方二八，欲招王十朋为婿，以諧百年之好。自愧再婚

孙氏，性情不仁。幸喜此女能侍父母，一家倒也相安。正是：子孝双亲乐，家和万事成。李成哪里？

〔李成上〕

李　成　員外爷，什么事？

錢載和　請老安人出堂！

李　成　請老安人出堂！

〔孙氏上〕

孙　氏　人人說我賽嫦娥，我說嫦娥不如我。

〔孙氏进門，錢載和迎介〕

錢載和　啊安人！

孙　氏　員外！員外請坐！

錢載和　一同坐下！

孙　氏　啊員外，請出我来，有何事議哪？

錢載和　啊安人，老夫偌大年紀，你我女儿婚姻未定，終日挂念。老夫有意将她許配本城旧友王景元之子王十朋为妻，不知安人意下如何？

孙　氏　誰？王十朋！都穷断了脊梁骨啦！吃上頓，沒下頓，跟他受罪去呀？我可不干！我內侄孙汝权家財富有，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并且他也早有此意，把我們的女儿給了他，一定受不了罪。

錢載和　我的女儿，由不了你！

孙　氏　那也由不了你！

錢載和　我就去提亲。

孙　氏　由不了你！

〔錢載和气下。孙氏坐，气介〕

孙汝权　（內）啊哈！（上）

（唱）終日思想美多娇，

思想娇娇睡不着。（进門介）

姑媽！

孙　氏　你来啦，坐下吧。可气死我嘍！

孙汝权　姑媽，您跟誰生气哪？

孙　氏　老梆子非要把你表妹許配王十朋不可！

孙汝权　誰？王十朋！那小子穷的連褲子都沒有，給他还不得餓死呀！

孙　氏　我也是那么說呀，我跟他說許配給你，他不認可，一气就走啦。今儿个你来的正是时候，赶紧拿个值錢的聘礼来，我就給你定下啦！

孙汝权　那么，我赶紧回去取去，那可就瞧您的啦？

孙　氏　小子，沒錯儿，你快去吧！

〔分下〕

第　三　場

〔王十朋上〕

王十朋　（引）乐守淸貧，承母訓，苦讀寒窗。

（詩）詩礼传家儒素风，

琴書自娛守寒門；

萱堂淑賢齐孟母，

唯嘆家业漸凋零！

小生、姓王名十朋，字表龟龄。在城內居住。不幸椿庭早逝，幸賴母亲訓教成人。学无止境，生也有涯，不免将書篇观看一番便了！

（唱）世上万般皆下品，

思来唯有讀書高。（看書介）

〔王母上〕

王　母　不求金玉貴，惟望子孙賢。(进門介)

王十朋　母亲来了，孩儿拜揖！(揖介)

王　母　一旁坐下！

王十朋　遵命！

王　母　儿呀，今当开科取士之期，何不收拾行李，上京赴試，也不枉为娘教訓一場。

王十朋　啊母亲，孩儿只为家貧，母亲年迈，故尔不敢远离。

王　母　吾儿豈不聞孝經有云："始于侍亲，終于侍君。"君亲一体，若得一官半职回来，也显显为娘訓教有方啊！

王十朋　如此孩儿遵命。

〔錢載和上〕

錢載和　(唱)若得良緣早成就，

　　免得終日皺眉头。

来此已是。王先生在家么？

王十朋　啊年伯来了，請进！

錢載和　令堂可在家中？

王十朋　現在堂上。年伯請进！

〔錢載和、王十朋进門介〕

王　母　錢員外来了，失迎了。

錢載和　豈敢！冒然登堂，恕罪恕罪！

王　母　豈敢！員外来到寒舍，有何見諭？

錢載和　老夫有一小女，名喚玉蓮，年方二八，尚未許婚。我看令郎才貌双全，人材出众，欲招令郎为婿，量无推却的了。

王　母　承蒙員外見爱，只是家中貧寒，不敢遵命。

錢載和　爱好做亲，只要女婿才貌双全，聘礼何拘輕重！

王　母　員外乃富庶之家，老身乃貧寒之戶，惟恐玷辱令嬡。

錢載和　老夫人何必太謙，此乃是老夫情願。

王　母　旣是員外不弃寒微，肯賜婚配，感激之甚。啊儿呀，你父死后，无有所遺，只有这支荆釵，(拔釵介)就拿它做为聘礼吧！

王十朋　啊母亲，这支荆釵，幷非貴重之物，如何做得聘礼？

錢載和　老夫絕不計較彩礼輕薄，快将荆釵取来一覌。

〔王十朋遞荆釵，錢載和接看介〕

錢載和　唔呼呀，昔后汉梁鴻聘孟光，就是此物，眞乃达古之家。

王　母　聘礼輕微，聊为表記而已。

錢載和　老夫人忒謙了。告辞了！

(唱)辞別夫人出府門，

　　权把荆釵訂婚姻。(下)

王　母　儿呀，婚事旣定，我儿还是进京求名要紧。

王十朋　孩儿遵命！

〔同下〕

第　四　場

〔錢載和上〕

錢載和　(唱)女儿亲事已定准，

　　早結絲蘿快联姻。(进門介)

啊安人哪里？

〔孙氏上〕

孙　氏　員外回来啦，請坐！

錢載和　有坐。啊安人，女儿的亲事，我已和王家言定了。

孙　氏　怎么着，你跟王家說定了？那可不成！我已經答应我內侄孙汝权啦，都接了定礼啦，你看，这金釵三

錢多重，够多么好啊！

錢載和　我也接了定礼了。

孙　氏　王家的定礼，拿来我看看！

〔錢載和出示荆釵介〕

孙　氏　喲！这是什么呀？聞着旣不香，拿着又沒分量，趁早把它給我扔了吧！

錢載和　你哪里晓得，此乃是宝貝！昔日后汉梁鴻配孟光，就是此物。

孙　氏　别这儿朦事啦！这不是草地上长的荆条棍嗎？拿这个当聘礼，上这儿找便宜来啦，那可不成！

錢載和　不成你便怎么样？

孙　氏　干脆，給他一个憑天断！

錢載和　何为"憑天断"？

孙　氏　把你这个荆釵棍儿和我那支金釵，都拿到女儿房中，叫女儿自己挑，她挑中这支金釵，就把她許配孙汝权。

錢載和　她若挑中荆釵呢？

孙　氏　这个！

錢載和　怎么样？

孙　氏　就把她許配王十朋吧！

錢載和　你若反悔呢？

孙　氏　我要是反悔，我就是养汉老婆！

錢載和　胡說八道！

孙　氏　走，馬上就去！

錢載和　走！

孙　氏　走！

〔同下〕

第五場

〔錢玉蓮上〕

錢玉蓮　(唱)綉房中早装罢針黹勤忙，
　　　　鵲雀噪花移动影照紗窗。
　　　　晨昏間奉高堂椿萱并旺，
　　　　焚香火願双亲福寿安康。

奴家、錢玉蓮。不幸亲娘亡故。后續継母孙氏，性情不好，每日与我爹爹爭吵。奴家也不敢多言，只得靜守閨門，习学針黹。今日早飯已毕，且自做些針黹便了！

(唱)在閨中每日里悲伤愁悶，
　　紅顏女多薄命早丧娘亲。
　　我継母与爹爹終日爭論，
　　不由我晝夜間常挂在心。

〔錢載和、孙氏上〕

錢載和　只为女儿婚姻事，

孙　氏　去到綉房問分明。

錢載和　我儿开門来！

錢玉蓮　是哪个？

孙　氏　是你媽！

錢玉蓮　噢，母亲来了，待我开門。

〔錢玉蓮开門，錢載和、孙氏进門，坐介〕

錢玉蓮　爹爹、母亲来了，女儿万福！

錢載和　罢了。一旁坐下！

錢玉蓮　告坐！

孙　氏　我說孩子，你干什么哪？

錢玉蓮　女儿在此刺綉花枕头。

孙　氏　你先别綉啦。我給你打两支釵来，你挑一支吧！

錢玉蓮　啊母亲，孩儿有許多的釵环，不要也罢！

孙　氏　你那些个沒有这两支好。你挑一支吧！

〔孙氏放釵于桌介〕

錢載和　女儿，你要拿出眼力来呀！

孙　氏　老梆子，呆着吧！（向玉蓮）你瞧瞧，这黃登登的多好啊，足有二三錢重，明晃晃地放光，多好看哪！

〔錢玉蓮挑介，拿荆釵介〕

孙　氏　喲！你要这支荆条棍干什么呀？

錢玉蓮　啊母亲，当年后汉梁鴻聘孟光，就是此物啊。

錢載和　好！我儿眼力不差！哈哈哈……

孙　氏　气死我嘍！

錢玉蓮　母亲哪！

（唱）母亲休把怒气生，

女儿言来听分明：

荆釵虽非金銀制，

休要把它看得輕。

汉朝梁鴻孟光聘，

达古之物今犹存。

孙　氏　气死我嘍！

（唱）好心叫你金釵認，

反把娘意当歹心。

怒气不息将儿打定，（打錢玉蓮介）

錢載和　（唱）女儿暫且回房門！

〔錢玉蓮哭下〕

孙　氏　嘿！我把你这老东西啊，你不是非要給王家嗎？也

成！我要他不过三天，就得抬亲，还要五百两銀子的彩礼；叫丫头光着上轎，什么都不給。要是不成，咱們就算吹！可他媽的把我气死嘍！（下）

〔李成暗上〕

錢載和　家院！

李　成　有。

錢載和　速备紋銀一千两，急速送到王家，叫他三日之內，前来抬亲。快去，快去！

李　成　是。（下）

錢載和　唉！不免将女儿喚出，告知于她便了。女儿快来！

錢玉蓮　（內）来了！（上）

（唱）蓮步輕移裙翻动，

　　爹爹喚我为何情？

錢載和　儿呀，为父将你終身許配王十朋为妻。可恨那个賤人，嫌王家貧穷，勒令三日之內抬亲，还要許多彩礼，反不与我儿半点妆奩。我已差李成背着賤人送去紋銀千两，日內就要迎娶了。

錢玉蓮　爹爹呀！

（唱）女儿謹遵椿庭命，

　　唯恐繼母风波生。

錢載和　唉！若有你母在世，焉能如此！是为父对不起女儿了！

〔錢載和、錢玉蓮同哭介〕

錢玉蓮　孩儿要到亲娘灵位之前，辞別辞別。

錢載和　好，随为父来呀！

〔圓場。場設灵堂〕

錢玉蓮　唉，母亲哪！

(唱)一入祠堂心慘伤，

不由孩儿泪汪汪。

尊声我那死去的亲——

錢載和　禁声！待为父門外看来！(出門，下)

錢玉蓮　(唱)亲娘啊……

誰与孩儿做主张？

喂呀娘啊！

尊母亲在黃泉細听儿講：

娘亡后抛女儿痛断肝腸。

娶継母遭虐待凄凉世上，

今日里儿出嫁哭訴祠堂。

荆釵聘儿情願妇随夫唱，

爹年迈愁无有奉养儿郎。

望娘亲在黃泉阴灵照望，

暗地里保爹爹福寿安康。

〔錢載和上〕

錢載和　我儿不必啼哭，回房梳妆去吧！

錢玉蓮　(哭介)喂呀……(下)

〔錢載和下〕

第　六　場

〔王母、王十朋上〕

王　母　株守寒門学孟母，

王十朋　惟願萱堂福寿全。

王　母　儿呀！前番錢貢元前来提亲，拿去荆釵为定，时到今日，为何不見回信，莫非有什么变故不成么？

王十朋　啊母亲，姻緣乃是前生造定，何必苦苦挂怀！

〔李成上〕

李　成　王先生在家嗎？

王十朋　到此何事？

李　成　奉了我家老爷之命，送銀一千两，請姑老爷明日前去抬亲。

王十朋　如此，請进講話。

〔王十朋、李成进門介〕

李　成　老夫人在此，小人有礼！

王　母　到此何事？

李　成　奉了我家老爷之命，送銀一千两，請姑老爷明日前去抬亲。

王　母　仓促之間，諸事不曾預备，怎生是好？

李　成　老夫人，您就别多費心啦，就依我家員外的意思办就行啦。小人告辞啦！（下）

王　母　旣然如此，我儿前去雇轎，为娘安排安排，明日也好抬亲。

王十朋　孩儿遵命！

王　母　正是：但願婚姻得諧配，

王十朋　牛郎織女渡銀河。

〔同下〕

第　七　場

〔錢載和上〕

錢載和　一心惦念女儿事，但願早报好消息。

〔李成上〕

李　成　花轎到門！

錢載和　等候了。女儿快来！

〔錢玉蓮上〕

錢玉蓮　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錢載和　儿呀，花轎到門，你上轎去吧！

錢玉蓮　爹爹呀！

(唱)愁只愁高堂父无人侍奉，

与母亲不諧和望自寬心。

謝罢了教养恩泪珠滾滾，

喂呀老爹爹呀！

生离别叫女儿痛不欲生。

哎呀爹爹呀，孩儿要到母亲房中辞别。

錢載和　呃！那个老乞婆，你辞她做甚哪！

錢玉蓮　哪有不辞之理！

錢載和　旣然如此，随为父到后面辞别！（圓場）

錢載和　安人哪里？女儿与你辞别来了。

〔孙氏上，門內答話介〕

孙　氏　别弄这个啦，趁早走吧！

錢玉蓮　啊爹爹，母亲旣不容女儿相見，女儿就在門外拜别便了！

孙　氏　你别拜啦，我拿水潑你啦！（下）

〔錢玉蓮拜介〕

錢載和　儿呀，你上轎去吧！（向李成）喚花轎走上！

李　成　花轎走上！

〔轎夫抬轎上，錢玉蓮哭介，上轎介，下〕

錢載和　这才却了我一樁心事！

〔同下〕

第 八 場

〔孙汝权上〕

孙汝权　(詩)关关雎鳩不雎鳩，
　　　　在河之洲不之洲；
　　　　窈窕淑女不淑女，
　　　　君子好逑不好逑。

听說我姑爹将我表妹玉蓮，給了王十朋这小子啦，这是无形中割了我的靴靿子啦！有咧，今当大比之年，我不免上京赶考，倘若得个一官半职的回来，也好想个法子，把他們这門婚事弄散啦，那时表妹玉蓮岂不就归我啦！正是：但願此去功名就，管叫佳人到我手。(下)

第 九 場

〔王母、王十朋、錢玉蓮上〕

王　母　韶光荏苒暮景貧，

王十朋
錢玉蓮　老母膝下当尽心。

王十朋　参見母亲！

錢玉蓮　婆婆万福！

王　母　罢了。一旁坐下！

王十朋　啊母亲，孩儿完婚已毕，要进京求取功名去了。

王　母　我儿成亲不过三日，就要前去赴試，岂不有負我那賢媳么？

錢玉蓮　啊婆婆，官人进京求取功名，乃是正理。久守家中，岂不是誤了功名？

王　母　旣然如此，我亦不必阻拦。但不知我儿几时啓程？

王十朋　孩儿卽刻就要啓程。

錢玉蓮　官人哪！

(唱)但願此去中黃榜，

功名成就姓氏香。

門楣早把喜气降，

重归故里轉还乡。

母妻封贈光荣显，

休学那王魁无义郎。

王十朋　(唱)夫人不必細叮嚀，

卑人豈是无义人？

辞别母亲京都奔，

但願此去点魁名。(下)

王　母　正是：朝夕祝告天和地，

錢玉蓮　金榜題名状元归。

王　母　媳妇，随我来！

〔錢玉蓮扶王母下〕

第　十　場

〔邓杰侯上〕

邓杰侯　(引)一片忠心，似水清，报主隆恩。

〔院子暗上〕

邓杰侯　下官、邓杰侯。蒙圣恩身授安撫使。如今奉旨巡查閩南等地。来，有請夫人出堂！

院　子　有請夫人出堂！

〔邓夫人上〕

邓夫人　身受皇恩重，夫君侍朝廊。

啊老爷！

邓杰侯　夫人請坐！

邓夫人　有坐。

邓杰侯　啊夫人，下官昨夜睡梦之間，見有神人囑咐：言說有节妇投江，叫我前去搭救。不知是何緣故？如今奉旨巡查，就要启程了。

邓夫人　但憑老爷。

邓杰侯　来，吩咐外厢伺候，登舟去者！

院　子　外厢伺候，登舟去者！

〔馬夫、车夫上。邓杰侯上馬，邓夫人上车，圓場，邓杰侯、邓夫人下馬、下车介，上船介，下〕

第 十 一 場

〔四青袍、王十朋上〕

王十朋　（詩）十年寒窗苦用功，

一举成名天下聞；

桑梓久别夜多虑，

朝思暮想老娘亲。

下官、王十朋。三場已毕，蒙圣恩欽点头名状元。只因秦丞相强招为婿，是我不从，被調潮州烟瘴之地。左右，打道館驛去者！

四青袍　啊！

〔牌子。众圓場〕

〔孙汝权下場門上〕

孙汝权　仁兄回来啦！

王十朋　回来了。

孙汝权　請坐！

王十朋　謝坐。

孙汝权　(背供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王十朋这小子倒中啦，我可落了榜啦！咳！暂且寄居館驛，玩儿几天再回去，也还不迟。

王十朋　唉！

孙汝权　我說仁兄，为什么这么长吁短嘆的哪？連我这落榜而归的，还不发愁哪！

王十朋　仁兄哪里知道，只因参見秦丞相之时，他要强招小弟为婿，是我不从，被他調任潮州烟瘴之地，以絕归計，叫我如何不嘆！

孙汝权　那么你給家里写封信，接他們同往任所，我替你把信带回去，不好嗎？

王十朋　如此，有劳仁兄。待我修書便了。

〔牌子，王十朋修書介〕

孙汝权　算不了什么，自己哥儿們。(做鬼脸介)

王十朋　書已修好，有劳仁兄交与双門巷錢貢元那里。

孙汝权　沒什么，您交給我啦，您安歇去吧！

〔王十朋下〕

孙汝权　这可是該着！当初我姑爹不肯把女儿給我，今儿个偏偏又落在我手。我不免把这封信改为休書，我姑媽一看，必定跟他們悔婚，那时候玉蓮岂不就归了我啦？我就是这么办！晚上改好了，明天就走。正是：平生做尽亏心事，世上哪見功德人！(下)

第十二場

〔錢載和、孙氏上〕

錢載和　晓起烏鵲高声叫，

孙　氏　量无好事到門庭。

〔孙汝权上〕

孙汝权　来到啦。(进門介)姑爹、姑媽!

孙　氏　回来啦，中了沒有?

孙汝权　中的是人家，我不及格。

孙　氏　好骨头!

〔李成暗上〕

孙汝权　王十朋中了，托我带回書信一封，您看看吧。

〔孙汝权遞信，錢載和接看介〕

錢載和　(念)“三場已毕，得中头名状元，相府招亲。前妻玉蓮，改妻为妾。”呀呀呸!好个負义的奴才!怎么你刚刚得中，就忘了家中糟糠之妻么?眞眞气死我也!

孙　氏　我把你这个老梆子啊!当初我說不給他，是你不听;如今怎么样?我的女儿可不能給他做小。来呀!

李　成　有!

孙　氏　把王家那娘儿俩給我叫来!

李　成　是。(下)

孙　氏　等她們来啦，我把这門子婚事打退。我說汝权哪，这下儿你的机会可来啦!

孙汝权　我有什么机会呀?

孙　氏　你赶快回家去备办妆奩，把你表妹給你啦。你願意不願意?

孙汝权　我怎么不願意呀!我这就去預备去!

孙　氏　快去!快去!

〔孙汝权下〕

〔王母、錢玉蓮上〕

王　母　啊亲家！

錢玉蓮　爹爹、母亲万福！

孙　氏　得啦，得啦。这儿有你儿子来的信，你去看看去吧！

王　母　哎呀，我这老眼昏花，看不清了。媳妇，你念与为婆听听吧！

孙　氏　要你看嘛！女儿别看。

王　母　待我看来！“三場已毕，得中状元”。哈哈哈……我儿果然得中了，待我謝天謝地。

孙　氏　先别乐，往下念！

王　母　啊媳妇，我儿得中状元，你就是夫人了，哈哈哈……“相府招亲。前妻玉蓮，改妻为妾。”啊，好奴才！媳妇，此事由不了他，有为娘与你做主。

錢玉蓮　啊婆婆，待媳妇看来。（接書看介）啊爹爹，我看这書信不是我夫的笔迹呀！

〔錢載和接看介〕

錢載和　是啊，这不是我女婿的笔迹呀！

錢玉蓮　啊爹爹，这封書信是何人带来的？

錢載和　乃是孙汝权带回来的。

錢玉蓮　噢，孙汝权么？啊爹爹，当初他可曾求过婚事么？

錢載和　不錯，求过婚事。

錢玉蓮　哎呀爹爹呀！这分明是奸人冒充我夫的名字，来下假書，有意害我夫妻。爹爹，你道是与不是？

錢載和　这个！

王　母　哈哈！原来你們嫌我貧穷，有意悔婚，哼哼！我这条老命不要，就与你們拚了！

孙　氏　住了吧，老梆子！你儿子写的休書，难道还有什么假的不成？我的女儿不能与你家做妾，我叫她另行

改嫁。你趁早給我滚着吧！

〔孙氏推王母出門，关門介〕

王　母　哎呀媳妇哇，为婆走后，这改嫁也在你，不改嫁也在你呀！

錢玉蓮　婆婆慢走！

〔錢玉蓮搶出門介，孙氏拦介，王母下〕

孙　氏　你听我告訴你，王十朋在相府招亲，把你改妻为妾，已經把你休啦。你表兄孙汝权，明天就来招亲，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趁早儿到后边給我收拾收拾去。不然我打死你这个賤人！

錢玉蓮　哎呀母亲哪！想那王十朋乃是賢良儒士，未必忘恩負义。女儿乃是貞节之人，焉能再嫁？他若果然重婚相府，奴家情願在家守节呀！（哭介）

賈　氏　什么，守节？告訴你：要問山前路，須問过来人。我当初要是守得住，何必又嫁你爹呢？

錢玉蓮　啊母亲，这伤风敗俗之言，請勿提起！

孙　氏　哈哈！小賤人倒罵起我来啦。今天不給你个厉害，你也不認識我！

（唱）听一言来怒气发，

　　不由老身咬鋼牙。

　　手使家法将你打！（打錢玉蓮介）

錢玉蓮　（哭介）喂呀……（下）

孙　氏　（唱）活活打死你这小寃家。

連你这老梆子都不是好东西！

錢載和　此事任你去做，我是不管了！（下）

孙　氏　哎呀，只顧与他們生气，忘了燒香啦！正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阿弥陀佛！（下）

第十三場

〔錢玉蓮上〕

錢玉蓮　(唱)紅顏薄命多不幸，
　　一封假書到門庭。
　　繼母勒逼奴改嫁，
　　思想王郎泪滿襟。
奴家、錢玉蓮。配夫王十朋。是他进京求取功名，不想奸人暗地陷害，修来假書。繼母勒逼改配。想我乃是节烈女子，若是身敗名污，怎对我那丈夫王十朋？不如留下書信，寻个自尽，也可免去許多煩恼。我家后門之外，一里之遙，即是长江。不如投江一死了吧！
(唱)滿腹痛苦难分訴，
　　丈夫一路进京都。
　　終朝望你归故土，
　　誰想今日拆散在中途？
　　謝罢娘恩出門戶，
(哭介)喂呀……(圓場)
　　不如一死赴酆都。(投江介)

〔邓杰侯、邓夫人上，急拦介〕

邓杰侯　这一女子，何故輕生？随我到衙中一叙。

〔众圓場，进門介〕

邓杰侯　啊这一女子，因何輕生，慢慢講来！

錢玉蓮　老爷、夫人容禀！
(唱)錢姓女名玉蓮幼承閨訓，
　　温州城双門巷有我門庭。

配郎夫王十朋寒窗苦尽，
赴京都考中了状元头名。
那一日托乡里捎来書信，
又誰知遇奸徒暗計害人。
后継母勒逼我改嫁他姓，
因此上守名节痛不欲生。

邓杰侯　（唱）听一言来方知情，
原来是王状元貞节夫人。
老夫乃是前任本府太守，今奉圣命，职受福建安撫使，巡查閩南等地。聞你丈夫調任潮州，待老夫設法，使你夫妻相会也就是了。

錢玉蓮　多謝大人！

邓杰侯　老夫有意将你收在我二老名下，以为义女，未知你意下如何？

錢玉蓮　如此，爹娘請上，受儿一拜！（拜介）

邓杰侯
邓夫人　不必拜了！哈哈哈……

邓杰侯　儿呀，随为父后面歇息，明日同往潮州便了！
〔同下〕

第十四場

〔孙汝权上〕

孙汝权　我、孙汝权。我姑媽今儿个叫我招亲，一切均已停当，不免前去便了！（圓場）

孙汝权　門上有人嗎？
〔李成上〕

李　成　原来是孙公子。有請員外、安人！

〔錢載和、孙氏上〕

錢載和　只为女儿事，

孙　氏　終日挂在心。

孙汝权　姑媽，我招亲来啦。

孙　氏　招亲来啦，好！走，咱們瞧瞧她收拾好了沒有。

〔众圓場〕

孙　氏　姑娘！姑娘！

〔錢載和四处寻找介〕

錢載和　啊，女儿因何不見？現有書信，待我看来！（看書介）哎呀安人哪，女儿她投江去了！

孙　氏　怎么着，她投江去啦？咱們快点儿追呀！

〔众急出門介，圓場，至江岸〕

錢載和／孙　氏　唉，女儿／姑娘啊……

孙汝权　得啦得啦！我表妹投江自尽，我也不願意活着啦，死了我們也得成为夫妻，我也跳江死了吧！

〔孙汝权跳江介，下〕

錢載和　（哭介）女儿呀……

孙　氏　（哭介）侄儿呀……得，你也別哭啦，回家我再給你养一个大胖儿子就是啦，回去吧！

錢載和　女儿呀……

孙　氏　侄儿呀……

〔同下〕

第十五場

〔王十朋上〕

王十朋　（引）久别家乡，念高堂，朝思暮想。

〔院子暗上〕

王十朋　下官、王十朋。得中之后，因秦相府招贅不从，調任潮州僉判。在京之时，曾有書信回家，至今杳无音信，未知何故？叫我終朝悬念。来！

院　子　有。

王十朋　传旗牌！

院　子　旗牌进見！（下）

〔旗牌上〕

旗　牌　参見老爷！

王十朋　命你去到温州城內双門巷錢員外家中，接太夫人与夫人前来任所，不得有誤！

旗　牌　是！（下）

王十朋　唉，思想老母，好不愁悶人也！

（唱）家乡千里远相思，

眼望温州人到迟。

举目难禁伤心泪，

早接萱亲把孝齐。

唉！（下）

第十六場

〔邓杰侯、邓夫人、錢玉蓮上〕

邓杰侯　幸喜临任到閩城，

邓夫人　跋涉万里为功名。

錢玉蓮　但願与夫早相見，

邓杰侯
邓夫人　广施恩惠慰黎民。
錢玉蓮

錢玉蓮　参見爹娘！

邓杰侯　罢了，一旁坐下。啊夫人，且喜到了任所，詞輕訟簡，民安物阜，倒也清閑。

邓夫人　也是老爷为政有方。

邓杰侯　夫人夸奖了！

〔院子暗上〕

邓夫人　老爷，不免早日去往潮州，寻訪王十朋，好成全女儿缺月重圓。

邓杰侯　夫人言得极是。来，喚中軍来見！

院　子　中軍来見！

〔中軍上〕

中　軍　参見大人！

邓杰侯　吩咐师爷，暫行代理一切。我去往潮州公干，不日回任。

中　軍　遵命！（下）

邓杰侯　女儿且回后堂！

錢玉蓮　是。（下）

邓杰侯　吩咐外厢伺候，潮州去者！

院　子　外厢伺候，潮州去者！

〔车夫上，邓夫人上车，邓杰侯上馬，下。院子下〕

第十七場

〔王十朋上〕

王十朋　（唱）自到潮州多惆悵，

　　　　　　思念賢妻好心伤。

〔旗牌引王母上〕

王　母　离了温州地，来此是吉安。

旗　牌　启禀老爷：太夫人到。

王十朋　有請！

旗　牌　有請！

〔王十朋迎介，王母进門介〕

王十朋　啊，母亲！

王　母　唉，儿呀！

王十朋　母亲在上，待孩儿大礼参拜！

王　母　慢来慢来！你如今身为潮州僉判，做了官了，为娘受不住你这一拜了！

王十朋　啊母亲，何出此言？孩儿一定要拜！

王　母　要拜就拜！

〔王十朋叩拜，王母不理介〕

王十朋　啊母亲，媳妇她怎么未同前来呢？

王　母　怎么，你那心中还想着你那媳妇么？

王十朋　焉有不想念之理！

王　母　哎呀儿呀！自从你岳父接到你的書信，他即差人将我与你媳妇接到他家，观看我儿的書信。誰知你那信上写道：在相府招亲，将前妻玉蓮，改妻为妾。你那岳母見信，竟勒逼你妻改嫁，你妻不从，百般拷打，你那妻子她……竟自投江而死了！

王十朋　哎呀！（气椅）

王　母　我儿醒来！

王十朋　（唱）听一言不由人珠泪双掉，

玉蓮！我妻！唉，妻呀！

想不到賢德女命赴阴曹。

王　母　儿呀，事已如此，不必哭了。我想此事定是孙汝权所为。

王十朋　孩儿找他辯理！

王　母　你找也不成了，你妻投江一死，他也投江而亡了。

王十朋　噢！他也死了么？該死該死！啊母亲，孩儿从今以后，誓不再娶，决不負我那死去的賢妻呀！

王　母　我儿不必如此，慢作商量。

〔院子上〕

院　子　安撫大人有令，驛館会見！

王十朋　知道了。

〔院子下〕

王十朋　啊母亲，請至后堂，孩儿要到驛館拜見安撫大人。

王　母　我儿早去早回。

王十朋　儿遵命！

(唱)听說是丧娇妻悲痛难忍，

不日間請僧道超度亡魂。

辞老母出府門驛館来奔，

見上司还須要把礼来行。(下)

〔院子上〕

院　子　安撫使邓夫人到！

王　母　有請！

院　子　有請！(下)

〔车夫、邓夫人上，下车介，车夫下。邓夫人进門，王母迎介〕

王　母　不知夫人駕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邓夫人　豈敢！小妹来得魯莽，太夫人海涵！

王　母　豈敢！夫人駕到，有何見諭？

邓夫人　聞得令郎公子，尚未婚配。妾有一女，年方二九，有意許配令郎，太夫人料无推辞的了？

王　母　夫人哪里知道，我儿曾有前妻錢氏玉蓮，因被她継母勒逼改嫁，好一个賢德的媳妇，竟自投江自尽了。

邓夫人　既然如此，就該續娶一房才是。

王　母　只因我儿念他前妻为他守节而亡，对天盟誓，永不再娶。

邓夫人　老夫人豈不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么？我家老爷久仰令郎人品出众。如今远路而来，就为此事。望老夫人应允才是。

王　母　如此，老身应下就是。这有荆釵一支，以做聘礼。

邓夫人　多謝老夫人。告辞了！

(唱)辞别了老夫人回轉家門，(拜辞介)

王　母　請！

〔车夫暗上〕

〔邓夫人出門介，王母下。邓夫人上车介〕

邓夫人　(唱)見了女儿說分明。

〔邓夫人、车夫下〕

第十八場

〔邓杰侯上〕

邓杰侯　只为女儿事，吉安来投亲。

〔牌子。王十朋上〕

王十朋　来此已是，待我进見！(进門介)大人在上，卑职大礼参拜！

邓杰侯　只行常礼。

〔王十朋拜見介〕

邓杰侯　請坐！

王十朋　謝坐！大人到此，正要拜謁，不想大人相召，感之不尽也！

邓杰侯　豈敢！

王十朋　大人相召，有何見教？

邓杰侯　只因老夫有一女儿，年方二九，意欲許你为婚，量无推却的了？

王十朋　这个！卑职曾有前妻錢氏玉蓮，因她繼母嫌我家貧，勒逼改嫁，好个賢德的媳妇，竟自投江而死了！

邓杰侯　如此說来，正应續娶才是。

王十朋　大人有所不知，此烈妇为我守节而亡，卑职也曾对天发下誓願，永不再娶。

邓杰侯　豈不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王十朋　卑职情願絕嗣，也不能辜負死去的节妇。

邓杰侯　老夫为此事远路而来，难道說你就无有些許情面么？

王十朋　卑职实实不敢从命。

邓杰侯　执意如此，难道是輕視老夫不成？

王十朋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有了。啊大人，此事也要稟知家母同意，方好决定。

邓杰侯　但憑于你。

王十朋　告辞了！

邓杰侯　不送。

〔院子暗上〕

王十朋　唉！（下）

〔邓夫人上〕

邓夫人　啊老爷！

邓杰侯　夫人回来了？

邓夫人　回来了。老爷提亲之事怎么样了？

邓杰侯　夫人此行，怎么样了？

邓夫人　妾身亦見了他母，已蒙应允。現有荆釵，以为聘

礼。妾身曾与女儿說明。

邓杰侯　啊，方才那王十朋他执意不允，言道要回去与他母亲商議，哈哈哈……如今他当无他言了。家院！

院　子　有。

邓杰侯　去到王大人那里，就說老夫今晚前去送亲，不得有誤！

院　子　是。（下）

邓杰侯　正是：鸞凤分飞重相会，

邓夫人　义夫节妇又团圓。

邓杰侯
邓夫人　哈哈哈……

〔同下〕

第十九場

〔王母、王十朋上〕

王　母　上司賜婚配，

王十朋　煩恼在心头。

〔家院暗上〕

〔院子上〕

院　子　門上哪位在？

家　院　何事？

院　子　安撫大人差人求見！

家　院　候着。啓老爷：安撫大人差人求見！

王十朋　进見回話！

家　院　进見回話！

院　子　（进門介）参見大人！

王十朋　罢了。到此何事？

院　子　小人奉命到此，請王大人准备一切，今晚我家大人亲自前来送亲。

王十朋　知道了！

院　子　告辞！（下）

王十朋　啊母亲，安撫大人如此强迫婚姻，莫非其中有什么緣故不成？

王　母　我儿不必躊躇，我令家院安排一切，完成花燭，也免去为娘一樁心事。

王十朋　孩儿遵命！母亲請至后面歇息，孩儿吩咐他們就是。

〔王母下〕

王十朋　哎呀，我若續娶他女，豈不負了前妻玉蓮！但上司賜婚，母亲严命，又不敢违背。我只得暫且应允，日后再做道理。家院，急速安置喜堂应用之物，快去快去！

家　院　是。（下）

王十朋　唉！（下）

第二十場

〔邓杰侯、邓夫人、丫鬟上〕

邓杰侯　女儿婚事安排定，

邓夫人　鴛鴦分离又重逢。

〔院子上〕

院　子　花轎到門！

邓杰侯　搭上堂来！

院　子　搭上堂来！

〔四执事、四轎夫搭轎上，儐相上〕

邓夫人　（向丫鬟）請你家小姐上轎！（向院子）家院，外厢車馬伺

候！

丫　鬟　是。請小姐上轎！（下）

院　子　外厢車馬伺候！

〔二丫鬟扶錢玉蓮上，上轎介〕

〔车夫上，邓杰侯上馬，邓夫人上车介，众圓場〕

院　子　有請老夫人、王大人！

〔王母、王十朋上〕

院　子　参見老夫人、大人！花轎到門。

王　母　搭上堂来！

〔二丫鬟扶錢玉蓮下轎，邓夫人下车、邓杰侯下馬、车夫、四轎夫下。众进門，王母、王十朋迎介〕

邓杰侯　啊老夫人，今日老夫送亲上門，就与王大人完成婚礼。贊礼上来！

儐　相　遵命！伏以：

月老牵紅綫，

今夕偕凤鸞；

两情坚如玉，

人庆永团圓。

动乐，攙新人！

〔二丫鬟搀錢玉蓮、王十朋拜介〕

儐　相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二丫鬟搀錢玉蓮下，王十朋随下〕

儐　相　儐相討賞！

王　母　下面領賞。

〔儐相下〕

邓杰侯
邓夫人　恭喜老夫人！賀喜老夫人！

王　母　大家同喜。后堂摆宴，大家痛飲！

邓杰侯
邓夫人　請！

〔同下〕

第二十一場

〔二丫鬟搀錢玉蓮上，王十朋随上，二丫鬟送錢玉蓮入大帐〕

王十朋　(背供介)哎呀且住！安撫大人这样强迫婚姻，使我无計奈何。今晚不免在洞房坐它一宵，天明再做道理。

〔錢玉蓮与丫鬟甲耳語介〕

丫鬟甲　启禀姑老爷！我家小姐言道：今晚洞房要熄灯相見。

王十朋　噢噢噢，是是是！

〔二丫鬟下〕

王十朋　啊，为何要熄灯相見？噢，是了，想是她长的丑陋，咳，我只得离去！(欲行介)

錢玉蓮　啊郎君！

王十朋　啊！听她声音，好似我前妻玉蓮？噢，是了，想是我想念前妻情切，也是有的。啊小姐，为何要熄灯相見？

錢玉蓮　奴家有满腹含寃，故尔熄灯相見。

王十朋　小姐有何寃枉啊？

錢玉蓮　只因奴有前夫……

王十朋　啊，怎么你已經有了前夫么？糟了糟了！旣有前夫，为何又来婚配呢？

錢玉蓮　不幸他已投江而死了。

王十朋　怎么，你那前夫他投江而亡了么？

錢玉蓮　(假哭介)喂呀……

王十朋　(哭介)哎呀……

〔錢玉蓮暗笑介〕

錢玉蓮　啊！我前夫投江一死，你为何啼哭啊？

王十朋　唉！小姐有所不知，小生也有前妻，也是投江而死的呀！（哭介）

錢玉蓮　怎么你也有前妻么？

王十朋　正是。

錢玉蓮　她为何投江而死呢？

王十朋　只因小生进京求取功名，她繼母嫌我家貧，逼她改嫁，因此她就守节投江死了。唉，（哭介）妻呀……

錢玉蓮　旣是前妻为你守节而死，如今又在我家招贅，看将起来，你是眞眞的負义呀！

王十朋　非我負义，只怪令尊强賜婚姻。好了，好了，你我不如做一名义夫妻，一来全了小姐名节，二来我也不負我前妻的情义。

錢玉蓮　如此，你就請出去吧！

王十朋　噢，是是是。

〔王十朋出門介，王母上〕

王　母　儿呀，你道小姐是哪个？

王十朋　孩儿不知。

王　母　就是你前妻玉蓮。

王十朋　怎么，是我前妻玉蓮么？

〔王十朋急进門持灯看介，錢玉蓮、王十朋对看介〕

錢玉蓮　啊郎君！

王十朋　啊夫人！

王十朋
錢玉蓮　哈哈哈……

〔錢玉蓮放灯介〕

錢玉蓮　媳妇叩見婆母！

王　母　好好好。你們快快安歇了吧！（下）

王十朋　啊娘子，你我几經波折，今幸重逢，你可知道，久别胜新婚哪！哈哈哈……

〔王十朋拉錢玉蓮入帐介，下〕

統一書号：10071·444
定　　价：(7)0.39元